

子史精華

知 3
426
15





子史精華卷六十六

正帝精新尚書世攝黃帝以來其時

文學部

史學

左氏品藻太史實錄

揚子或問周官曰立事 六代之得失明

文中子銅川府君之述曰興衰要論七篇其言三者同出於

史而不可雜文中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

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遷固而

而皆當此文中子吾視 下述作紛紛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

者參而不一平陳文中子錄師元將著北齊也依大義而

削異端文中子謂陳壽有志也記嚴志寡文中子史之失自遷也

辯道耀文文中子古之史也也十紀史記三皇紀春秋緯稱自也

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凡世七萬六百年一日九頭紀二日也

五龍紀三日攝提紀四日合維紀五日連通紀六日序命紀七也

日修飛紀八日回提紀九日禪通紀十日流訖紀蓋疑則傳疑也

流訖當黃帝時制九紀之間是以錄於此補紀之也也史記三代世表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紀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也

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紀元年正也

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闕不也

可錄故也蓋其慎也余讀諫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也

其歷譜謀終始五德之傳古文成不同乖異夫子之弗論次其也

年月豈虛哉於是五帝繫謀尚書世紀黃帝以來訖共和爲也

表世黃帝以來訖共和爲世表見盛衰大指著於篇史記十二諸也

日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也

數家隆於神運譜謀獨記世益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也

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也諸侯史記也

譏也六國表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也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

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也

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也史記獨藏周室見述也

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煩采者何必上古也陶唐至麟止史記太史公自序於是卒也

貫穿經傳馳騁古也今漢書司馬遷傳贊自古書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載籍博矣至也

孔子纂之上繼唐堯下訖秦穆唐虞以前雖有遺文其語不也

經故言黃帝顓頊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也

而左邱明論輯其本事以爲之傳又纂異同爲國語又有世本也

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後
七國並爭秦兼諸侯有戰國策漢興伐秦定天下有楚漢春秋
故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
訖於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撫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
疏略或有牴牾亦其涉獵者廣博也
唐虞以前其語不經

見上采經撫傳分散數家見綜其行事勞貫五經上下洽通漢書敘傳

固以為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藉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
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
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
功德私作本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
不錄故探纂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於高祖終於孝平王
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
為春秋考紀表長樂宮注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元初五年平
望侯劉歆以太后多德政欲令早有
志傳凡百篇

注記上書安帝曰宜令史官著聖德頌以敷宣景耀
勒勳金石縣之日月據之罔極以崇陛下蒸蒸之孝帝從之

與班固賈逵共述漢史後漢書北海王興傳初臨邑侯復好學
能文章永平中每有講學事輒令復典

掌焉後漢書馬傳毅等皆宗事之按復與子留仁壽闡定建武注記嚴傳顯宗

召見嚴進對閑雅意甚異之有詔斟酌前史譏正得失

與校書郎杜撫班固等雜後漢書班彪傳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

後漢書班彪傳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

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

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辨而不華

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質而不野後漢書班彪傳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

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黃帝下訖

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

記從漢元至武則以絕其功也至於採經撫傳分散百家之事

其多疎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傲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

令遷依五經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 **平易正直** 後漢書班彪傳傳曰殺史

也按殺 **聖人耳目** 後漢書班彪傳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去聲 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

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 **刊落不盡尚有盈辭** 後漢書班彪傳若觀前

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 **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

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 **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

詳 後漢書班固傳論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詳義燦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

詳而有體使讀之者疊疊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 **不激詭不**

抑抗 見贍而不穢詳而有體 著漢官禮儀故事 後漢書應劭

於許舊章埋沒書記罕存劭慨然歎息乃綴集所聞 **中漢輯序** 見漢紀

下諸官府郡國各上前人像贊劭乃連綴其名錄為狀人紀又論當時行事著中漢輯序 **中漢輯序** 見漢紀

論辨多美 後漢書荀悅傳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 **中漢輯序** 見漢紀

札辭約事詳 **致有典要** 魏志荀彧傳注張蟠漢紀曰悅被詔刪

世按悅或從父兄也 **因事以明臧否** 見洞紀 吳志韋曜傳尋按

庖犧至於秦漢凡為三卷 **未若陳壽實錄** 晉書王沉傳與荀

多為時諱也。編觀祕籍，遂就其緒。晉書華嶠傳：初嶠以漢紀為臺郎典官制事，由是得。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為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十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錄凡九十七卷。嶠以皇后紀以次帝紀，又史作外戚傳，以繼未編，非其義也。故易為皇后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為典，以有堯典故也。而改名漢後書，奏之詔朝臣，會議時中書監荀勗、令、和、嶠、太常張華、侍中王濟、咸以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藏之祕府。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見固不如遷。晉書張輔之風，藏之祕府。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見固不如遷。傳又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述辭約而事舉，叙三千年事，唯五十萬言。班一叙三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勸，惡足以監誡，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辨士，則辭藻華靡，叙實錄則

隱核名檢，此所良史才。晉書陳壽傳：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以遷稱良史也。良史才。五篇時人稱其善叙事，有。一之。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使壞已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日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重如此。當以晉書相付。見文艷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晉書陳壽傳：梁州大中正尚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誠，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後代佳史。宋書王韶之傳：父偉之本國郎中令，韶之家貧，父為烏程令，因居縣境，好史籍，博涉多聞，初為衛將軍謝琰行參軍，偉之少有志，尚當世，韶命表奏，輒自書寫。泰元隆安時事，小大悉撰錄之。韶之因此私撰晉安帝陽秋，既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粗立條流。宋書謝靈運傳：以晉叙事辭論可觀為。氏一代自始至終竟

無一家之史令靈運撰晉博贍不及整理未必愧宋書范曄傳

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

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贊於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可

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

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

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

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

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無一字空設見隨國立篇

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魏以武命國

傳分左氏經傳製木方文圖山川土地

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郡殊合之則寓內為一

志晉以宣啓陽秋宋書徐爰傳

明黃初非更姓之本太始為造物之末

述

一代盛典

宋書自序臣遠愧南董近謝遷固以問閭小才屬辭此事望古慙良鞠躬踟躕視汗無厝

史功

齊書檀超傳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與驃騎記室江淹

無假年表立十志律曆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藝文依班固

朝會衣服依蔡邕司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曄合州郡班

固五星載天文日蝕載五行改日蝕入天文志以建元為始帝

女體自皇宗立傳以備甥舅之重又立處士列女傳詔內外詳

議左僕射王儉議金粟之重八政所先食貨通則國富民實宜

加編錄以崇務本朝會志前史不書蔡邕稱先師胡廣說漢舊

儀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小儀無煩錄宜立食貨省朝會洪

範九疇一日五行五行之本先乎水火之精是為日月五行之

宗也今宜憲章前軌無所改革又立帝女傳亦非淺識所安若

有高德異行自當載在列女若止於常美則仍舊不書詔日月

就卒官江淹撰成之猶未備也

袁粲自是宋家忠臣

齊書王智深傳世祖

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擬立袁粲傳以審世祖世祖曰

約又多載孝武明帝諸鄙瀆事上遣左右謂約

日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宋明諱惡之義見須卿書成

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

當相論以祿齊書王智深傳救智深撰宋紀召見芙蓉堂賜衣

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王曰

書成三十卷世祖復召悉朝儀故事梁書江蒨傳蒨好

見智深璿明殿令拜表奏上

撰江左遺胡蘆中漢書賈一有

序傳僧曰三輔舊

典三十卷

老相傳以為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

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秘之

暗寫無

遺脫梁書陸倕傳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彌綸首尾勒成一代

志四卷乃還之略

裴子野傳時中書范縝與子野未遇聞其行業而善焉會遷國

子博士乃上表讓之曰伏見前冠軍府錄事參軍河東裴子野

年四十字幾原幼稟至人之行長厲古士之風居喪有禮毀瘠

幾滅免憂之外疏水不進栖遲下位身賤名微而性不憚憚情

無汲汲是以有識嗟推州閭歎服且家傳素業世習儒史苑圃

經籍遊息文藝著宋略二十卷

有足觀者且章句洽悉訓故可傳脫置之膠庠以

弘獎後進庶一夔之辨可尋三豕之疑無謬矣

劉孝綽傳孝綽字求信少好學有文通史

才尤博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

才又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顧訪焉嘗從容謂子顯曰

我造十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贊易道黜八索

述職方除九邱聖製符同

復在茲日時以為名對聖製符同復在茲日見古本漢書

劉之遜傳時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獻之東宮皇

太子令之遜與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遜具異狀十事

其大略曰案

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又案古本叙傳號為中篇今

本稱為叙傳又今本叙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雅生彪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為次而古本相合為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秩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前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俄隸布實黠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毅毅杖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為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

卷儀注之學 梁書許懋傳尤曉故 **旁行邪上並效周譜** 梁書劉

僧孺被救撰譜訪查血脉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代世表 **方之壺遂** 梁書諸葛璩傳師徵士臧榮緒榮緒 **開此一書**

所未 **分為六意** 陳書何之元傳屏絕人事銳精著述以為梁氏肇自武皇終於敬帝其興亡之運盛衰之迹足以垂鑒戒

定褒貶究其始終起齊永元元年迄於王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草創為三十卷號曰梁典梁有天下自中大同以前區區寧晏太清以後寇盜交侵首尾而言未為盡美故

一以高祖創基因平齊末尋宗討本起自永元今以前如下卷為追述高祖生自布衣長於弊俗知風教之臧否識民黎之情偽爰逮君臨弘斯政術四紀之內實云殷阜今以如于卷為太平世不常夷時無恆治非自我後仍屬橫流今以如于卷為叙亂泊高祖晏駕之年太宗幽辱之歲謳歌獄訟向西陝不向東都不庭之民流逸之士征伐禮樂歸世祖不歸太宗撥亂反正厥庸斯在治定功成其勳有屬今以如于卷為世祖至於四海困窮五德升替則敬皇紹立仍以禪陳今以如于卷為敬帝驃騎王琳崇立後嗣雖不達天命然是其忠節今以如于卷為後嗣 **孔獨誦** 南史孔休源傳武帝嘗問吏部尚書徐勉求一有

主 **孔獨誦** 學藝解朝儀者為尚書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

清通詳練故事自晉宋起居注誦略上口武帝亦素聞之即日

除兼尚書儀曹郎時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休源即以所誦記

隨機斷決曾無疑滯吏部
涼州之畜為天下饒
魏書雀浩傳尚
郎任昉常謂之為
徒皆曰自溫園河以西至於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
一丈餘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
水不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內赤地無草又不任久停軍
馬斤等議是也世祖乃命浩以其前言與斤共相難抑諸人不
復餘言唯曰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
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人為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
郭立郡縣也又雪之消液纔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漕
溉灌數百萬頃乎此言大詆誣於人矣按斤奚斤
揚於王廷
之言
魏書毛修之傳位次崔浩之下浩以其中國舊門雖學不
博洽而猶涉獵書傳每推重之與其論說言次遂及陳壽
三國志有古良史之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皆
微而顯婉而成章班史以來無及壽者修之曰昔在蜀中聞長
老言壽曾為諸葛亮門下書佐被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
將略非其所長浩乃與論曰承譙之評亮乃有故義過美之譽

案其迹也不為負之非快恨之矣何以云然夫亮之相劉備嘗
九州鼎沸之會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為喻而不能與
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誘奪劉璋偽連孫氏守窮踰
距之地僭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可與趙他為偶而以為管
蕭之亞匹不亦過乎謂壽貶亮非為失實且亮既據蜀恃山險
之固不達時宜弗量勢力嚴威切法控勒蜀人矜才負能高自
矯舉欲以邊夷之眾抗衡上國出兵隴右再攻祁山一攻陳倉
疎遲失會摧衄而反後入秦川不復攻城更求野戰魏人知其
意閉壘堅守以不戰屈之知窮勢盡憤結攻中發病而死由是
言之豈合古之善將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乎修之謂浩言為
然
壽貶亮非為失實
見
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
魏書高允傳
崔浩造成國記以本官碩著作郎時浩集諸術士考校漢元以
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識前史之失別為魏曆以示允允曰
天文曆數不可空論夫善言遠者必先驗於近且漢元年冬十
月五星聚於東井此乃曆術之淺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

人譏今猶今之譏古浩日所謬云何允日按星傳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是史官

為變者何所不可者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日此不可以空言爭宜史審之時坐者咸怪唯東宮少傅游雅日高君長於曆數當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日先所論者本不注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雅日高允之術陽元之射也眾乃嘆服願直筆東觀北齊書魏收傳初帝令羣臣各言爾志收日臣

得一一早成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以蕭包為宗匠隋書包愷傳其兄榆明五經愷悉傳其業又從王仲通受史記漢書尤稱精究大業中為國子助教於時漢書學者一一二

人一一聚徒教授著錄者數千人漢聖隋書劉臻傳精於兩卒門人為起墳立碣焉按蕭蕭該漢聖漢書時人稱為一一小說短書北史序傳北朝自魏以還南朝從宋以降運行迭變時俗汚降代有載筆人多好事考之篇目史牒不少

五陳聞見則異甚多而易為湮落脫或殘滅求勘無所止資一手北史序傳臣既風聞私為抄錄一十六年凡所獵略亦有餘卷懷慕尚又備得尋

連綴改定故淹時序迄今方就務存簡正魏徵傳初有詔遣合狐德榮岑文本撰周史孔穎達許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陳史李百藥撰齊史徵受詔總加撰定多所損益

隋史序論皆徵所作時政記每月送史館舊唐書趙憬梁陳齊各為總論時稱良史時政記每月送史館舊唐書趙憬

時政記每月送史館舊唐書趙憬時政記每月送史館舊唐書趙憬時政記每月送史館舊唐書趙憬時政記每月送史館舊唐書趙憬

既而時政記又廢止日君舉必書義存勸誠蔣氏日曆舊唐書蔣氏世以儒史稱不以文藻為事雅神有文才登進士第然不為文士所譽與柳氏沈氏父子相繼修國史實錄時推良史京師云一一上以力士所傳載於年曆之下舊唐書柳登傳族靡不為家藏焉

毫罔倦屬安史亂離國史散落編綴所聞率多闕漏上元中坐
事徙黔中遇內官高力士亦貶巫州遇譖途芳以所疑禁中事
咨於力士力士說開元天寶中時政事芳隨日志之又以國史
已成經於奏御不可復改乃別撰唐曆四十卷

緯人倫經世道

舊唐書沈傳師傳奏議史氏之作本乎
懲勸以正君臣以維家邦前端千古後

法萬代而為百王準

大秦君小秦君

舊唐書秦
景通傳秦

的不止屬辭比事以日繫月而已景通常州晉陵人也與弟暉尤精漢書當時習漢書者皆宗師
之常云景通為若不經其兄弟指授則謂

無足採也極為治之體盡君臣之義

舊唐書李太亮傳又賜
荀悅漢紀一部下書曰

卿立志方直竭節至公處職當官每副所委方大任使以申重
寄公事之閑宜尋典籍然此書叙致既明論議深博

賜卿宜加尋閱也

今以李淳風三志最可觀採

舊唐書房元齡傳
尋與中書侍郎褚

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是奏取太子左庶子許敬宗中書舍人
來濟著作郎陸元仕劉子翼前雍州刺史今狐德棻太子舍人
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錄以臧榮緒晉
書為主參考諸家甚為詳洽然史官多是文詠之士好採詭謬
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論競為綺艷不求篤實由是頗為學者
所譏唯上深明星曆善於著述所修天文律曆五行
總題云御撰至二十年書成凡一百三十卷詔藏於秘府御撰
見注范曄後漢書表上之舊唐書章懷太子賢傳賢又招集當
時學者太子左庶子張大安洗馬劉

納言洛州司戶格希元學士許叔牙成元一史藏諸周寶寧
等舊唐書劉知幾傳時侍中韋巨源絕處訥中書令楊再思
不可兵部尚書宗楚客中書侍郎蕭至忠並監修國史知幾以
監修者多甚為國史之弊蕭至忠又嘗責知幾著述無課知幾
於是求罷史任奏記於至忠曰僕自策名士伍待罪朝列三為

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者五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魯漢之邱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成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衆功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而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紀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啜之於後葉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爲荀袁家自稱爲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爲博原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窺况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弑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由杜彼顏而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閒齟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

朝野具知筆未棲毫而摛紳戚誦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韶直書見警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爲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賢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宋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事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焉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無古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叙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失刊削之例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鉞奮墨勤墮須等某袞某篇付之此職某紀某傳歸之此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旣不指授修之者又無尊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也

三長 舊唐書劉知幾傳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知幾曰自古以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十一才也

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籬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榘杵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虎傳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脫苟譙周陳壽之流舊唐書韋述傳述在書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年嗜學著書手不釋卷國史自合狐德榮至於吳兢雖累有修撰竟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類例補遺續闕勒成國史一百一十三卷并史例一卷事簡而記詳雅有良史之才蘭陵蕭穎士以為一廣國史闕唐書百壽中宰相姚璩建議仗下後宰相一人錄軍國政要為時政記月送史館然率推美讓善事非其實未幾亦罷而起居郎猶因制敕稍稍筆削五家史唐書合狐德榮傳貞觀三年復詔撰定以一之一議者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書為已詳惟一當立德榮更與秘書郎岑文本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次周史中書舍人李百藥次齊史著作郎姚思廉次梁陳二史

秘書監魏徵次隋史左僕射房元齡總監卒父業唐書姚思廉修撰之原自德榮發之書成賜絹四百匹傳思廉陳史

部尚書察之子初察在陳嘗修梁陳二史未就以屬思廉思廉表父遺言有詔聽續高祖定京師授秦王府文學王為皇太子遷洗馬即位改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詔與魏徵共撰梁陳書思廉采謝昺顧野王等諸家言推究綜括為梁陳二家史以

北史南史過本書遠甚唐書李延壽傳初延壽父大師多識前世舊事常以宋齊梁陳齊周隋天

下參隔南方謂北為索虜北方指南為島夷其史於本國詳他國略往往訾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歿延壽既數與論撰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本魏登國元年盡隋義寧二年作本紀十二列傳八十八謂之一本宋永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作本紀十列傳七十謂之一凡八代合二書百八十篇上之其書頗有條理刪落釀辭一時人見年少位一書進官一資一篇絹十匹唐書于休烈傳遷下不甚稱其書太常少卿知禮儀

事兼修國史帝嘗謂曰良史者君舉必書朕有過失顧卿何如對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有德之君不忘規過於時經大盜後史籍燔缺休烈奏國史開元實錄起居注及餘書三千八百餘篇藏與慶宮兵興焚燬皆盡請下御史覈史館所由購府縣有得者許上送

二篇唯韋述以其家藏國史百三十篇上獻中興文物未完休烈獻五代論討著

史官兼制生死唐書朱敬則傳遷正諫大夫兼修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

求名才侍中韋安石嘗閱其彙史嘆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

臣所以畏唐書劉知幾傳年十二父藏器為授古文

懼者也通覽羣史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為諸兄講

春秋左氏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譏評今古唐書

見何愈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論年遂譏評今古劉知

幾傳始子元修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為

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徐堅

讀之嘆曰為史氏者宜置此座右見自比揚雄者四唐書

劉知幾傳又嘗雄好雕蟲小伎老而為悔吾幼

喜詩賦而壯不為期以述者自名雄準易作經當時笑之吾作

史通俗以為愚雄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為

范透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為必覆醬瓿吾始以文章得譽晚

談史傳由是減價唐書吳兢傳時張說

其自感槩如此期以述者自名上簡核唐書吳兢傳初與

臣奏國史不容在外詔兢等赴世謂今董狐唐書吳兢傳初與

實錄叙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

等邀勵苦切故轉禍為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為相讀之心不

善知兢所為即從客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

兢曰子元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其草故在聞者歎其

直說屢以情斬改辭曰徇公之情省天后紀合中宗紀唐書沈

何名實錄卒不改云既濟傳

執政薦既濟有良史才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初吳兢撰國史
為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既濟奏議以為則天皇后進以疆有退
非德讓史臣追書當稱為太后不宜曰上中宗雖降居藩邸而
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宜稱皇帝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前
天命未集假臨大寶於謹無名宜曰相王未容曰帝且則天改
周正朔立七廟天命革矣今以周厠唐列為帝紀考於禮經是
謂亂名中宗嗣位在太后前而叙年製紀反居其下方之躋僖
公是謂不智昔漢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呂為負據約無遷鼎革
命事時孝惠已歿子非劉氏不紀呂后尚誰與昔議者猶謂不
可况中宗以始年即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
以首事表年何所拘闕而列為二紀魯昭公之出春秋歲書其
居曰公在乾侯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請
每歲首必書孝和在所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
某制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矣夫正名所
以尊王室書法所以觀後嗣且太后遺制自去帝號及孝和上
謚開元冊命而后之名不易今祔陵配廟皆以后禮而獨承統

於帝是有司不時正失先肯若后姓氏名諱才藝智略崩葬
日月宜入皇后傳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議不行 左

邱明班孟堅忠臣 唐書顏師古傳為太子承乾注班固漢書上
書為 賜物二百段良馬一時人謂杜征南顏秘

內廷日曆 宋史李穀傳進位司空門下侍郎監修
國史以史事所述本於起居注喪亂以

來遂廢其職上言請令端明樞密直學 終日讀史不如一日聽
上編記言動為 以付史官

孫論 宋史孫甫傳著唐史記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
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之時人言

經緯治亂 宋史張昭傳末冠編讀九經盡通其
義後至贊皇遇程生者專史學以為

專究經旨不通今古率多拘滯繁而寡 文直事詳 宋史李清臣
傳召為兩朝

要若極談王霸 非史不可 唐鑑公 宋史范祖禹傳祖禹
國史編修官撰河渠律歷選舉諸

志 人以為不減史漢 嘗進唐鑑十二卷帝

學八卷仁宗政典六卷而唐鑑深明唐
三百年治亂學者尊之目為

修官分修國史傳章惇家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日子
厚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

後世朱墨書宋史范冲傳冲之修神宗實錄也為考異一書明
公議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

書世號何幸得此家作傳金史韓玉傳玉明昌五年經義辭賦
兩科進士入翰林為應舉應制一日

百篇文不加點又作元勳傳稱旨章金史
宗嘆曰勳臣

明傳子好問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
幾及漢唐國亡史作已所當任時金國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

乃言於張願為撰述既而為樂夔所沮而止好問曰不可合
代之跡泯而不傳乃於家其上因凡金源
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為記錄
至百餘萬言今所傳者有中州策及壬辰雜編若干卷
中州

集見萬世公論

元史仁宗記皇慶元年春正月帝諭省臣曰翰
林集賢儒臣朕自選用汝等母輒擬進人言御

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御史臺
是一時公論國史院實

傳時讀通鑑綱目嘗病國統散於逐年不能
一覽而得離合之槩元史
至告病江東著國統離合表若干卷年經而國緯之如史

記諸年經國緯見修史以用人為本用人以心術為本元史揭
侯斯傳

詔修遼金宋三史侯斯與為總裁官丞相問
何為本曰

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
之道又當
與僚屬言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古人作史雖小善必
錄小惡必記不然何以示懲
欲求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見

勸由是毅然以筆削自任
動為春秋言為尚書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
荀悅申鑒古者天
子諸侯有事必告

於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動一十一十一十一十一君舉必記臧否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異或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一十一十一十一十一善以副本書人勸焉淫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嗣賞罰以輔法教以爲要記荀悅漢紀昔在上聖唯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以通宇宙揚於王庭厥用大焉先王以光演大業肆於時夏亦唯翼翼以監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日達道義二日彰法式三日通古今四日著功勳五日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能備矣世濟其軌不殞其業損益盈虛與時消息雖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是以聖上穆然惟文之郵瞻前顧後是紹是維臣悅職監秘書攝官承乏祇奉明詔竊惟其宜謹約撰舊書通而叙之總爲帝紀列其年月比其時事撮要舉凡存其大體旨少所缺務從省約焉未克厥中亦各其志如其得失以俟君子

立典有五志見上朝夕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

而文士往班固譏遷論甚不慊沈括補筆談班固論司馬遷爲史記是非頗謬

往誤作烏焉用之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蔽也予按後漢王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以謗書流於後世班固所論乃所謂謗也此正遷之微意凡史記次序論說皆有所指不徒爲之一一乃一

是非頗謬於都廳閒話邵伯溫聞見前錄錢文僖公自樞密聖賢一留守西都謝希深爲通判歐陽永叔爲推官尹師魯爲掌書記梅聖俞爲主簿皆天下之士錢相謂希深曰君輩臺閣禁從之選也當用意史學以所聞見擬之故有一書謂之

瘞藁張邦基墨庄漫錄濠州州宅含桃閣下因斲土得一石匣始疑中藏金玉

者諸公之所著也開之得巨編數帙乃陳留鄭向所述五代開皇紀三十卷乾興元年向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爲郡守瘞此書於閣下有銘曰自朱矯命終紫遊位二十四年一十三帝興亡行

事魚貫珠綴於斯如地之利此書亦行於世

辭莊子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時恣縱而不謹不

重言為真以以躡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

寓言為廣見卮言重言寓言見瓌璋連犴莊子其書雖

參差而詼詭可觀彼見詼詭見紀綱道德經緯人事淮南子夫作

以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元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雕蟲篆刻

壯夫不為揚子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不免於勸揚子或

以諷乎曰諷則已不俄而曰麗以則麗以淫揚子或問景差唐勒宋玉

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辭人之賦也益乎曰必也如孔賈誼

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揚子事勝辭則仇辭勝事則賦

升堂相如入室見事辭稱則經揚子事勝辭則仇辭勝事則賦

矣揚子或問銘曰銘哉有意於慎銘哉渾渾若川揚子聖人之

其聲揚子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者子

長愛奇揚子多愛不忍子長也仲尼多義深元淵辭瞻波濤抱

子漢魏以來羣言彌繁振翰擣藻抱朴子音無窮斯則貴矣德

屬筆祖述六藝抱朴子出不能安上治民移風易四聲八病文

子李伯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

下之沈謝分下剛柔清濁各有端序音若墳箎而夫子

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

達五常於是微存亡辨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

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音若墳箎見貢俗

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音若墳箎見貢俗

子史精華

卷之二十七

文學部 文辭上

二

見志觀變見上馳騁末流見上思苦言艱文中子或問揚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

其一急以怨怪以怒文中子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

霸心之存悔志之萌文中子大風安不忘危其

致博文中子叔恬曰敢問策何謂僊真人詩史記秦始皇紀使

及行所游天下傳爾雅之文史記樂書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

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通一經之士

不能獨知其辭見上屬書離辭史記莊子傳莊子者蒙人也名周

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

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一

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沈

洋自恣以適已故自剽剝儒墨見上沈洋自恣見上國風小雅離騷

王公大人不能器之見上兼之史記屈原傳好色而不淫一怨誹而不亂若一

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

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繁故其

稱物芳其行廉故其志繁故其稱物芳見上遊梁著子虛賦史記

死而不容自疎相如傳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

來朝從遊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

見而說之因病免客上梁孝王令與諸生同尚書給筆札史

舍相如得與諸生遊士居數歲乃上司馬相如傳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

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

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
 請為天子遊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相如以子虛
 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無是公者無
 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空藉此三人為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
 囿其卒章歸之於節飄飄有凌雲之氣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
 儉因以風諫奏之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
 說似游天地之間史記司馬相如傳注揚雄以為靡
 聲不已虧乎建元元狩間文辭粲如史記太史公自序自孔子
 賦之也詩妖漢書五行志言之不從登高能賦漢書藝文
 田可以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有惻隱古詩之義漢書藝
 美可與圖事故可以為列大夫也文志春
 秋之後周道寢衰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
 而賢人矢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譏憂國皆作

賦以風成

受詔輒成

漢書枚乘傳子臯從行至甘泉雍河

三輔離宮館臨山澤戈獵射馭走馬蹇鞠刻鏤上有所感輒使

賦之為文疾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為文而遲故

所作少而善於臯臯賦辭中自言為賦不如相如又言為賦廼

併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嫫東方朔又自詆嫫其

文訛敝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詠笑不甚閒靡凡詆嫫見

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詆嫫上

見文約指明漢書河間獻王傳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

上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

事之中

藏之名山

漢書司馬遷傳僕誠已著此書

萬被戮豈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

有悔哉

成一家言

漢書司馬遷傳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

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為聖主得賢臣頌其意

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子史精華

卷之十七

文學部

四

漢書王褒傳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辨麗

褒有軼材上廼徵褒既至詔褒

可喜漢書王褒傳辭賦大者與八言七言漢書東方朔傳朔之

賦獵古詩同義小者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

世所傳他作詩諷諫漢書韋賢傳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

及孫王戊戌荒淫不遵道孟先韋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傳傳子夷王

一卷名曰草元漢書揚雄傳時雄方陶治大鑪旁薄羣生漢

揚雄傳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為眾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

亡之際而歷覽者滋年矣而殊不寤豈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弦者放於無聲殆

不可漢書揚雄傳昔人口占數百封漢書陳遵傳為

官嘗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

藻如春華漢書敘傳雖馳辯如濤波文豔用寡漢書敘傳

烏有寓言淫麗託風終始多識博辭宗見帝之下書有四後漢

武帝紀注漢制度曰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

詔書四曰誡敕策書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

尺一木兩行唯此為異也制書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詔

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也詔書者詔告也其文

曰告某官云如故事誡敕者謂敕刺史太守其文曰有詔敕某

官他皆後漢書竇憲傳與北單于戰於稽

倣此燕然刻石班固作銘落山大破之虜眾崩潰單于遁走

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觀海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於是溫犢須日逐溫吾夫渠五柳鞬等八十一部率眾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憲乘遂登山去塞三千餘里勒功紀漢威德令竊位素餐者慙後漢書梁竦傳竦閉門自養以經籍為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

亂臣賊子懼梁竦頌文典雅後漢書東平憲王傳十五年春行幸東平賜蒼錢千五百

萬布四萬疋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帝甚善之以其特合校書郎賈逵為之訓詁弘

雅溫麗後漢書周榮傳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上四巡頌辭甚

典美後漢書崔駰傳元和中肅宗始修古禮巡狩方嶽駰駰頌後常嗟歎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為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

也

精思傳會十年乃成後漢書張衡傳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

二京賦因以諷諫揚班儔後漢書孔融傳魏文帝深好融文

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所著詩頌碑文論議如祖腹中所欲言後

六言策文表檄教令書記凡二十五篇書禰衡傳劉表及荆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

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中章奏竝極其才思時衡出還

見之開省未周因毀目抵地表憮然為駭衡乃從求筆札須臾

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恥不能容目

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為作書記輕

重疎密各得體宜祖持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也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見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漢書禰衡

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厄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度尚碑

嘉賓衡攬筆而作按射黃祖長子

子史精義 卷之十一 文學部 文辭上 六

後漢書孝女曹娥傳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弦歌
為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
屍骸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
死至元嘉元年縣長一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為立一焉注會稽典錄曰上虞長度尚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時甫弱冠而有異才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朗見尚與之飲宴而子禮方至督酒尚問朗碑文成未朗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為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朗嗟歎不暇遂毀其草其後蔡邕又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一黃絹幼婦外孫一見下筆成章傳陳思王植字子建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耶植跪曰言出為論一願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人握靈蛇之珠家抱荆山之玉魏志王植傳注典畧曰臨淄侯植與楊修書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士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

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一人自謂一家自謂一也後世誰相知定吾
文者魏志陳思王植傳注典畧曰臨淄侯植與楊修書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不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云卿何所疑難乎文之佳麗吾自得之一此達言以為美談好人譏彈其文見上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魏志陳思王植傳注典畧曰臨淄侯植與楊修書修答曰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一曾不斯須少畱思鍾繇王朗閣筆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慮一雖各為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一愈頭風魏志王粲傳注典畧曰陳琳作諸書及檄草不能措手愈頭風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七子魏志王粲傳注典論曰今之文人魯愈我病數加厚賜七子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

幹陳雷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楨斯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以騁騏驥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於學無

所遺於辭無所假見好為梁父吟蜀志諸葛亮傳亮躬文藻壯

美蜀志秦宓傳評秦宓始慕肥遯之高而無若愚之雄伯吳志

傳注吳書曰絃見柙榘枕愛其文為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

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

文章易為一故使僕受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

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見私載詩賦難論數萬言名

日吳志陸抗傳注會稽典錄曰其文章之事守章安虞翻各一天才綺練吳志陸抗傳注機雲別傳曰陸機

飛翰騁藻

吳志華覈傳以卿研精墳典博覽多聞可謂悅禮樂

之抽藻思

晉書樂志王粲等各造新詩勝十萬眾晉書荀勗

使聘吳並遣當時文士作書與孫皓帝用勗所作皓既報

命和親帝謂勗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之也名筆

請潘岳為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已之志岳因

取次比使小道論難數十篇名曰辭甚清壯會帝讓九錫

公卿將勸進使籍為其辭籍沈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

據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作詠懷

時所屬文初不留思詩八十餘篇為世所重著達莊論敘無為

之在無之間晉書庾敳傳著意賦以豁情衍賈誼之服鳥也

貴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盡若無意

導源自遠總一而一揚一而一
言泉會於九流文律諧於六變
言泉文律見耀靈蛇於掌

握發雕龍於綈
晉書文苑傳序西都賈馬
綜採繁縟

杼軸清英
晉書文苑傳序金行纂極文雅斯盛張載擅名山之
美陸機擬焚研之奇藩夏連輝頡頏名輩並一

窮廣內之青編緝乎
江右才傑中興時秀
晉書文苑傳序

臺之麗曲嘉聲茂迹陳諸別傳
曹毗庾闡一之

吉甫太冲一之
曹毗庾闡一之
金相玉潤野會

信乃金相玉潤野會川冲埒美前修垂裕來葉
金相玉潤野會

川冲見洛陽紙貴
晉書左思傳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
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
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秘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
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
謐稱善為其賦序張載為注魏都劉逵注吳蜀而序之司空張

華兒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

豪貴之家競相傳寫下下為之
初陸機入洛欲為此賦聞

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因此間有傖夫欲作三都賦須其

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服以為不能加也遂輟筆

焉門戶藩溷皆著紙筆
見盡而有餘久而更新
見覆酒甕
見續

蘭香歌
晉書曹毗傳時桂陽張碩為神女杜蘭香所降毗藻拔

晉書袁宏傳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率

耳與左右微服因江會宏在舫中諷詠
既清會辭又

駐聽久之遣問焉答云是袁臨汝郎
即其詠史之高麗書

謝忠連傳是時義康治東府城壑中得古冢為之改葬使惠

連為祭文雷信待成其文甚美又為雪賦亦以
見奇文章

並傳江左莫逮
宋書謝靈運傳靈運少好學
英辭潤金石高

於世覽羣書文章之美
辭上

義薄雲天

宋書謝靈運傳論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乎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

風流彌著

見導清源振芳塵上見豔發宋書謝靈運傳論若夫平子一以文以情

變絕唱高蹤

漢魏文體三變宋書謝靈運傳論自一至四百餘年辭人才子一以相如巧

久無嗣響

為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宜以氣質為體並標

能擅美獨映當時

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騰流所始莫

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

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繆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

皮之高韻遺風

同祖風騷上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上見冠絕當時

餘烈事極江右

宋書顏延之傳延之少孤居貧負郭室巷甚比物荃蓀連類龍

陋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

比物荃蓀連類龍宋書顏延之傳延之之郡道經汨潭為湘州刺史張紀祭屈

原文以致其意曰蘭薰而摧玉貞則折物忌堅方人諱明潔

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溫風待時飛霜急節羸萃遺紛昭懷不端

謀折儀尚貞茂椒蘭身絕郢闕迹遍湘干聲溢金石志華日月

望泃心欲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聲溢金石志華日月

見述竹林七賢宋書顏延之傳出為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

黜詠嵇康曰鸞翮有時鍛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可不論

塗窮能無慟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韜

精日沉飲誰知非荒顏謝俱以詞彩齊名自潘岳陸機之後文

寡此四句蓋自序也士莫及也江左稱口受師伯宋書沈慶之傳上嘗歡飲普令

焉所著並傳於世識字上通合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上即令顏師

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命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

徒步還南岡辭榮此聖世何愧張辭高一座宋書沈懷文傳隱

子房上甚悅眾坐稱其辭意之美辭高一座士雷次宗被徵居

鍾山後南還廬岳何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江東無我卿當獨

畢集為連句詩懷文所作尤美宋書謝莊傳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普詔羣臣為賦太子左衛

秀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齋以示莊莊賦亦竟淑見而歎曰卿亦一時之傑也遂隱其賦

速藻宋書自序璞嘗作舊宮賦久因事陳答辭義可觀按璞沈約父得賒促之中齊書樂志近世

並四韻乃轉手筆典裁齊書王儉傳為當時所重安仁士衡深可宗尚

齊書武陵王暕傳暕剛穎儁出工奕碁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以呈上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為優者但康

樂放蕩作體不辨有首尾恨不道鹽齊書張融傳融作軍顧凱之凱之曰卿此賦寔超元虛但耳融即求筆

注之曰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

足也師耳以心齊書張融傳永明中遇疾為問律自序曰吾文章之體多為世人所驚汝可不可使耳為

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為常政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且中代之文道體闕變

尺寸相資彌縫舊物吾之文章體亦何異何嘗顛瀾涼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橫歌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

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亦已極其所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傳音振逸鳴節

竦韻見齊書謝滄傳世祖嘗問王儉當今誰能為覽上得父膏腴五言詩儉對曰謝朓江淹有意

王生詩序見齊王之盛齊書王融傳九年上幸芳林園禊宴羣臣使融為曲水詩序文藻富麗當世稱

之上以融才辨十一年使兼主客接虜使房景高宋弁弁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何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因問在朝聞主

客作曲水詩序景高又云在北聞主客此製勝於顏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宋弁於瑤池堂謂融曰昔觀司馬封禪以

知漢武之德今用融曰皇 二百年來

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 無此詩 齊書謝朓傳朓善草隸長五言詩 才操不羣文多指刺

齊書下彬傳彬 永明體 齊書陸厥傳永明 未盛為文章吳興

作蚤虱賦蝦蟇賦文章傳於閭巷 沈約陳郡謝朓瑯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

約等文皆用宮商以乎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 呼為 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宮商厥與約書曰范

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 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沈尚書亦云自靈

均以來此秘未覩或闇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 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鈞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

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 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眾賢似不都闡此處而云此秘未覩

近於誣乎約答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

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舉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 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平

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 聖人不尚耶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

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為自古辭人豈不 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味

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秘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 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絃管之聲曲則美惡妍蚩不得

頓相乖反譬由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闌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 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

音律頓舛也上衡雖云炳若縹緗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 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

精麤輪扁不能言 靈均以來此秘未覩 天機啓則律呂自調 老夫亦不盡辨此

六情滯則音律頓舛 韻與不韻復有精麤 情性風標神明

子史書 卷六十一 文學部 文辭上

律呂 齊書文學傳論史臣曰文章者蓋下下之... 也蘊思含毫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明賞悟紛雜若子柏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賦李充論於翰林張咏摘句褒貶顏延圖寫情興各任懷抱共為權衡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咏規範本之雅什流分條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羣章王粲飛鸞諸製四言之美前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與爭鶩桂林湘水平子之華蓋飛館玉池魏文之麗繁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雲巨麗升堂冠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陳未或加矣顯宗之述傳毅簡文之摛彥伯分言制句多得頌體裴頠內侍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綽之碑嗣伯嗜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之塵顏延楊瓚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為允王褒儻約束皆發蒙滑稽之流亦可奇瑋五言之製獨秀眾品習翫為理事久則積在乎文章彌思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

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珣極其名理仲文元氣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顏謝竝起乃各擅奇休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今之文章作者雖眾總而為論畧有三體一則啓心閑釋托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疎慢闡緩膏肓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中今情崎嶇牽引直為偶說唯觀事例頓失精采此則傳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三體之外請試妄談若夫委白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排來勿先構聚言尚易了文憎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謠輕唇利吻不雅不俗獨申胸懷輪扁斲輪言之未盡文人談士罕或兼工非惟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辭就此求文終然翳奪故兼之者鮮矣屬文之道事出神思見前超後絕見華篇麗象見若無新變不

能代雄見上三體見上巧綺見上全借古語用申今情見上委自天機

之史傳見上不雅不俗獨申胸懷見上宮體梁書簡文帝紀雅好題

癖長而不倦然傷於宿構梁書范雲傳少機警有識且善屬文

輕豔當時號曰梁書沈約傳帝問周捨曰何才盡梁書江淹傳

疑其天子聖哲謂四聲捨曰是也才盡梁書江淹傳

顯晚節才思微退梁書謝覽傳覽為人美風神善辭

時人皆謂之雙文二少令高祖深器之嘗侍坐受教與特

中王暕為詩答贈其文甚工高祖善之仍使重作復合旨乃書

賜詩云既後進寔名家豈伊爾棟隆信乃俱國華

齊壁梁書柳惲傳天監元年除長史兼侍中與僕射沈約等共

詩曰亭臯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瑯琊王元長見而嗟賞因

至是預曲宴必被詔賦詩嘗奉和高祖登景陽樓中篇云大

液滄波起長揚高樹秋翠華承漢遠離輦

逐風遊深為高祖所美當時咸其稱傳

立歲孝悌之至自幼而長文章之美得之天然好學

不倦居無塵雜多所著述按排勉第二子製石闕銘

辭義典雅梁書陸倕傳遷太子中舍人管東宮書記又認為石

賦賞以金帛前史美談可賜絹三十匹

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

心梁書裴子野傳子野為文典而速不尚麗靡之辭其制作多

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其未皆翕然重之或

問其為文速者子野答云江左以來未有此作

梁書顧協傳舉秀才尚書令沈約覽

其策而歎曰多用新事少篤志精力於

書無所不覩其文麗逸兼二子於金馬梁書張率傳率又

人所未見者世重其富

子史書

見稱賞手敕答曰省賦殊佳相如工而不敏
枚臯速而不工卿可謂
朝成暮遍流聞絕

域
梁書劉孝綽傳孝綽辭藻為後進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
文集數十萬言行

於
世指物呈形無假題署
梁書王筠傳約於郊居宅造閣齋筠為
草木十詠書之於壁皆直寫文辭不加

篇題約謂人云此詩
所以相要正在此數句
梁書王筠
傳約製郊

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乃要筠示其草筠讀至雌霓連卷約
撫掌欣抃曰僕嘗恐人呼為霓次至墜石碰星及冰懸炤而帶

抵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真賞殆絕
聲和被紙光影

盈字
梁書王筠傳筠又嘗為詩呈約即報書云覽所示詩寔為
麗則
豈不多愧古情拙目每佇新奇爛然總至權輿已盡會昌昭發

蘭揮玉振克諧之義寧比笙篁思力所該一至乎此歎服吟研

周流忘念昔時幼壯頗愛斯文含咀之間條焉疲暮不及
後進誠非一人擅美推能寔歸吾子遲比閑日清覲乃申
晚來

名家惟見王筠獨步
梁書王筠傳筠為文能壓強韻每公宴並
作辭必妍美約嘗從容啓高祖曰

一官為一集
梁書王筠傳筠自撰其文章以
自洗馬中書中庶子吏部佐臨海

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
幽通之流
梁書蕭子顯傳好學工屬文
嘗著鴻序賦尚書合沈約見

而稱曰可謂得明道之
有來斯應每不能已
梁書蕭子顯傳子
顯嘗為自序其畧

高致蓋
云余為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即楚之唐宋梁之嚴鄒

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
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鷺開花落葉

上歌頌自比古人天監十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
旨云今雲物甚美卿得不斐然賦詩詩既成又降帝旨曰可謂

子史精華
卷六十七
文學部
文辭上
六

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易
當也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為詩賦
則鴻序一作體兼眾製文備多方頗為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
雲物甚美得不斐然賦詩見須

其自來不以力構見舊手梁書蕭子顯傳時中庶子謝嘏出守
建安於宣猷堂宴餞並召時才賦詩

同用十五劇韻愷詩先就其辭又美太宗與湘東王限三刻成

令曰王筠本自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為才子梁書褚翔傳中大通五年高祖宴羣臣樂遊苑別詔翔
與王訓為二十韻詩翔於坐立奏高祖異焉琬琰為

心元黃成采梁書劉遵傳文史該富謝故巧不可階裴亦

質不宜慕梁書庾肩吾傳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
感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

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為學謝則不屈其
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滅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

吐言天拔出於自然見巧心妍手梁書庾肩吾傳陽

春高而不和妙聲

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鏘銖覈量交質有異終愧上是以
握瑜懷玉之上瞻邠邠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闕鄉而歎息
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烟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
搖襞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
昉陸倕之筆斯寔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
逸之辨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
弟而

誰驅染搖襞見文章冠冕述作楷模見英絕領袖見含清濁

中今古梁書何遜傳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
稱賞因結志年交好自是一文一詠雲輒嗟賞謂所親

日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何劉梁書何遜傳初遜文章
其能見之何生矣與劉孝綽並見重於世

世謂之照燭三才輝麗萬有梁書鍾嶸傳嶸嘗品古今五言詩
論其優劣名為詩評其序曰氣之

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欲以情指其

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

詩鬱為文棟梁書鍾嶸傳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

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托

訓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俊上之才清剛之氣梁書鍾嶸傳

創變其體劉越石仗富豔難蹤梁書鍾嶸傳元嘉初有謝靈

含跨劉郭陵轅潘左故知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陸

機乃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

此皆五言之冠含跨劉郭陵轅潘左潤之以丹采梁書鍾嶸

冕文辭之命世義一曰興二曰賦三曰比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四物喻志比

也直書其事寓言為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

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使味之者無極四候之感梁書鍾嶸傳春風春鳥

月祁寒斯吳均體梁書吳均傳均文體清拔有古飾羽尚

書文繡聲悅梁書劉勰傳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

案纏文雅之場環絡藻繪之府梁書劉勰傳肇別分理唯務折

亦幾文外獨絕梁書王籍傳會稽郡境有雲門天柱山籍嘗

乎備矣遊之或累月不反至若邪溪賦詩其畧曰蟬

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郊居以後無復此作梁書劉杳傳以本

當時以為足疾解因著林庭賦王僧孺見今之蔡伯喈梁書陸雲公傳雲

之歎曰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不尚浮華梁書沈顛傳顛幼清靜

其文歎曰子之為人讀書不為章句著述典裁清拔梁書虞寄傳大同

常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中嘗驟雨殿前往

了史詩

卷之二十一 文學部 文辭上

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

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卿家之士龍也託異代之交

陳書蕭允傳鄱陽王出鎮會稽允又為長史帶會稽郡丞行經

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為詩以敘意辭理清

大手筆陳書徐陵傳世祖高宗之世國家有皆陵草

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被之華夷家藏

其本後逢喪亂多散失存者三十卷

側篇陳書江總傳好學能屬文於五言七言尤善然傷於浮豔

綺密陳書姚察傳尤好研覈古今謀正文字精來流瞻雖老

製文筆敕便索本陳書姚察傳後主所製文筆卷軸甚多乃別

事在無隱後主嘗從容謂朝士曰姚察達學洽聞手筆典裁精

當自古猶難輩匹在於今世足為師範且訪對甚詳明聽之使

人忘倦察上曰我於宗匠上文華理暢

姚察文章非惟翫味無已故是一宗匠

陸瓊傳第三子從典年十五本州舉秀才解褐著作佐郎轉太

子舍人時後主賜僕射江總并其父瓊詩總命從典為謝啓俄

頃便就追步惠連陳書謝貞傳八歲嘗為春日閒居五

總甚異焉言詩從舅尚書王筠奇其有佳致謂

所親曰此兒方可大成至如喜霽三絕南史謝瞻傳與從叔峴

風定花猶落乃矣族弟靈運俱有盛名嘗

作詩靈運寫之峴詠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南史王筠傳

之王弘在坐以為為後進擅美筠又能用強韻每公宴並

呈約約即報書歎咏以為後進擅美筠又能用強韻每公宴並

作詞必妍靡約嘗啓上言晚來名家無先筠者又於御筵謂王

志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步謝朓嘗見語云攬筆便

有就何事久遲回南史劉孺傳侍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時孺

與張率並醉未及成帝取孺手板題戲之曰

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其見親愛如此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南史陸厥傳時

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瑯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

有句之內角微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兩天下文章何限

那忽作此南史梁臨川王宏傳晉時有錢神論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為錢愚論其文甚切帝知以激宏宣言與綜

而流布已遠宏深病之聚斂稍改雖令急毀賦競病南史曹景宗傳帝於華光殿宴飲連

旬合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技能甚多人才英枚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

合約賦韻時韻已盡惟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人何如霍去病帝歎

不已約及朝打銅鉢立韻響滅詩成南史王僧孺傳竟陵王子賢驚嘆竟日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

四韻者則刻一寸文琰曰頰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合楷江洪等共則皆可觀覽寸

燭四韻見後生準的南史孔休源傳就吳興沈麟士受經畧通大義州舉秀才太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善

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何南史邱遲流風迴雪落花依草南史邱遲

以尚此可謂麗逸時有鍾嶸著詩評云范雲婉轉清便如遲點辭綴映媚似雖取賤文通而秀於敬子其見稱如此辭

宏於范意淺於江南史鍾嶸傳嶸嘗求譽於沈約約拒之及約卒嶸品古今詩為評言其優劣云觀休文衆

製五言最優齊永明中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約於時謝朓未適江淹才盡范雲名級又微故稱獨步故當憾以此報約也

子史精華卷六十七

子史精華

卷六十七 文學部 文辭上 三

子史精華卷六十八

文學部四

文辭下

皇信堂七言連韻

魏書任城王澄傳時詔延四廟之子下逮元孫之胄申宗宴於一一不以爵秩為列悉

序昭穆為次用家人之禮高祖曰行禮已畢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賦詩特令澄為一一與高祖往復賭賽遂至極懼

際夜賜刊一字價等連城 魏書彭城王勰傳高祖與侍臣升金

乃罷賜刊一字價等連城 墟城顧見堂後梧桐竹曰鳳凰非梧

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今梧桐竹並茂詎能降鳳乎勰對曰鳳凰

應德而來豈竹梧能降高祖曰何以言之勰曰昔在虞舜鳳

凰來儀周之興也鸞鸞鳴於岐山未聞降榻食竹高祖笑曰朕

亦未望降之也後宴侍臣於清徽堂日晏移於流化池芳林之

文學部

文辭下

一

下高祖日向宴之始君臣肅然及將末也觴情始暢而流景將
 頽竟不盡適戀戀餘光故重引卿等因仰觀桐葉之茂曰其桐
 其椅其實離離愷悌君子莫不令儀今林下諸賢足敷歌詠遂
 令黃門侍郎崔光讀暮春羣臣應詔詩至魏詩高祖乃為之改
 一字曰昔祁奚舉子天下謂之至公今見魏詩始知中令之聲
 非私也魏對曰臣露此拙方見聖朝之私賴蒙神筆賜刊得有
 令譽高祖曰雖琢一字猶是玉之本體魏曰臣聞詩
 三百一言可蔽今陛下
 王魏傳幸代都次于上黨之銅鞮山路旁有大松樹十數根時
 高祖進繼遂行而賦詩令人示魏曰吾始作此詩雖不七步亦
 不言遠汝可作之比至吾所令就之也時魏去帝一餘一遂且
 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詩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
 風雲與古同高祖大笑
 曰汝此詩亦謂責吾耳
 魏辭曰臣聞露布者
 天下臣小才豈足大用高祖曰汝豈獨親詔亦為才達但可為
 必當宣揚威畧以示

之及就尤類帝文有
 人見者咸謂御筆
 有混欣戚遺得喪之致
魏書高允傳允曾作塞上翁詩

華藻雲飛

魏書高允傳宗敬延譽號為四雋

辭理出于韻按
文炳雕龍
魏書高允傳高滄朗達默識淵通領

宗敬那穎字
新悟異發自心胸質侔和璧

耀姿天邑
魏書胡叟傳披讀羣籍再

衣錦舊邦
既善為典雅之辭又工為鄙俗之句
魏書胡叟傳披讀羣籍再

閱於目皆誦於口好屬文
 人皆奇其才畏其筆
魏書胡叟傳披讀羣籍再

將哀遂入長安觀風化隱匿各行懼人見知時京兆韋祖思少
 閱典墳多葭時輩知叟至召而見之祖思習常待叟不足叟聊
 與敘温涼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
 而反乎叟對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也
 遂不坐而去至主人家賦韋杜二族一宿而成時年十有八矣
 其述前載無違舊美敘中世有協時事而未及鄙黷

誦之以為笑狎 世猶傳 珠零錦粲 魏書宗欽傳口吐瓊書手揮上可

以頌美聖德下可以申厚風化 魏書程駿傳臣聞詩之作也蓋以言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關

諸風俗靡不備焉 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誠此古人用詩之本意 依宮商角

徵羽本音為五韻詩 魏書崔光傳初光太和中以贈李彪彪為十二次

詩以報光光又為百三郡國詩 神口 魏書祖瑩傳尚書令王肅

以答之國別為卷為百三卷焉 神口 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

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

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王公吟咏情性聲律殊佳可便為

誦悲彭城詩肅因戲勰云何意悲平城為悲彭城也勰有慙色

瑩在座即云所有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耳肅云可為誦之瑩應

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嗟賞

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 今日若不得卿幾為吳子

所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 魏書祖瑩傳瑩以文學見重常語

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偷竊他文以為己用而瑩

之筆札亦無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兼有製裁之體減於袁

常 魏書常景傳初平齊之後光祿大夫高聰徙於北京中

焉報德 書監高允為之聘妻給其資宅聰後為允立碑每云吾

以此文 足矣豫州刺史常綽以未盡其美景尚允才器先

為遺德頌司徒崔光聞而觀之尋味良久乃云高光祿平日每

矜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 高氏不得獨擅其美 見五言獨

生此頌高氏不得獨擅其美也 魏書裴敬憲傳工隸草解音律 邢邵此表足使袁公

擅 作 於時名聲甚重後進共宗慕之 北齊書邢邵傳 自

變色 北齊書邢邵傳邵深為領軍元叉所禮元叉新除遷尚書令

賓神僑曰 一 一文初出讀誦俄遍遠近 北齊書邢邵傳自

盛邵雕蟲之美獨步當時每北齊書魏沈約集中作賊收傳始收

與溫子昇邢邵稍為後進邵既被疎出子昇以罪幽死收遂大

被任用獨步一時譏論更相訾毀各有朋黨收每議陋邢邵文

邵又云江南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乃

曰伊常於何意道我偷任昉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黃門郎顏之推以二公意問僕射祖珽

答曰見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優劣收以溫子昇全不作賦

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云會須作賦始成偷任昉見邢魏

大才士唯以章表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周書申徽傳出為襄州刺史時南方

各有所好見申使君手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微性廉慎

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微

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競來

就讀遙相謂曰此是北府裴諷南省柳蚪周書柳蚪傳大統

三年馮翊王元季

海領軍獨孤信鎮洛陽于時舊京荒廢人物罕極唯有蚪在陽

城裴諷在潁川信等乃俱徵之以蚪為行臺中郎諷為都督府

屬並掌文翰時人為之語徐庾體周書庾信傳既有盛才文並

曰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制龍川碑一夜便就周書宗慆傳梁元

一文京都莫不傳誦劉之遴曰貴鄉多士為舉一有意少年之遴以稟應命即日引

見令兼記室嘗夕被召宿省使廟於西京詰朝呈

上梁元帝清風盛藻隋書經籍志宋玉屈原激於高致之

歎美之南楚嚴鄒枚馬陳於西京高致之

奇錯綜之美隋書經籍志謝元暉之藻麗沈休文之富溢輝

煥斌蔚辭

浩浩如長河東注

隋書李德林傳任城王潛為定州

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館朝夕同遊

殆均師友不為君民禮敷嘗語德林云竊聞蔽賢蒙顯戮久令

君沈滯吾獨得潤身朝廷縱不見尤亦懼明靈所譴於是舉秀

子史精華

卷六十八 文學部 文辭下

才入鄴于時天保八年也王因遺尚書令楊遵彥書云燕趙固
多奇士此言誠不為謬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
不待言觀其風神器宇終為棟梁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賈生
晁錯之儔雕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今雖唐虞君世後又盈
朝然修大厦者豈厭夫良材之積也吾嘗見孔文舉薦禰衡表
云洪水橫流帝思俾又以正平比夫大禹常謂擬論非倫今以
德林言之便覺前言非大遵彥即命德林製讓尚書令表援筆
立成不加治點因大相賞異以示吏部郎中陸印印云已大見
其文筆一比來所見後生制作乃涓澮之流耳
印仍僉其子父與德林周旋戒之日汝每事宜師此人以為模
楷不知者謂為古人隋書李德林傳德林既少有才名重以貴
馬一時盛作隋書楊素傳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番州刺
史薛道衡詞氣宏拔風韻秀上亦為
松又不能甚解隋書盧思道傳思道聰爽俊辨通悅不羈年十
六遇中山劉松松為人作碑銘以示思道思道

讀之多所不解於是感激閉戶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思道
復為文以示劉松隋書薛道衡傳陳使傅綽聘齊以道衡兼主客
豈徒以蚓投魚隋書薛道衡傳陳使傅綽聘齊以道衡兼主客
然哉以蚓投魚隋書薛道衡傳陳使傅綽聘齊以道衡兼主客
魏收日傳綽所隋書薛道衡傳道衡每至
謂一隱坐空齋蹋壁而臥隋書薛道衡傳道衡每至
一聞戶外有人便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隋書周羅睺傳除
怒其沉思如此隋書周羅睺傳除
逾重時參宴席陳主日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為後也
都官尚書孔範對日周羅睺隋書周羅睺傳除
後自是月露風雲隋書李諤傳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
益見親隋書李諤傳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
狀恢廓閑雅隋書房彥謙傳所有文筆
文學傳序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東薛道衡趙郡李元操
鉅鹿魏澹會稽虞世基河東柳詵高陽許善心等或
子史精華 卷六十八 文學部 文辭下 五

或龍光並驅雲路俱騁氣高致遠隋書王胄傳帝常自東都還京師

之其詞曰河洛稱朝市嶠函實奧區周營曲阜作漢建奉春謨

大君苞二代皇居盛兩都招搖正東指天駟迺西驅展輪齊玉

軼式道耀金吾千門駐罕畢四達儼車徒是節春之暮神臯華

實敷皇情感時物睿思屬粉榆詔問百年老恩隆五日脯小人

荷鎔鑄何由答大鑪帝覽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歸之

於胃詞清體潤其在世基意密理新推煥自直過此者未可以

言詩詞清體潤見意密理新見行一驛而成隋書潘徽傳秦孝

也王俊聞其名召為學士嘗從俊朝京師在塗令微於馬上為賦名曰

述思賦俊覽而善之復令為萬字文并遣撰集字書名為韻纂

萬字文見真秀才隋書杜正元傳開皇末舉秀才尚書試方譽

物正元抗辭酬對無所屈撓素甚不悅久之會林邑獻白鸚鵡

素促召正元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賦正元倉卒之際援筆立

成素見文不加點始異之因令更擬諸雜文筆十餘條杜家新

又皆立成而辭理華贍素乃嘆曰此吾不及也碑誄銘頌詩賦百餘篇又著文章體式大為後進所寶時人

號為文軌乃至海外高麗百北史王昕傳魏

濟亦共傳習稱為文軌麗絕當世末隨母兄東適

海隅與邢子良遊處子良愛其清悟與其在洛兩兄書曰賢弟

彌郎意識深遠曠達不羈簡於造次言必請理吟詠性情及

兄不暇慮其不進也北史杜銓傳正元字知禮少傳

舉秀才試策高第曹司以策過左僕射楊素怒曰周孔更生尚

-2 255 35 872" data-label="Text">

不得為秀才刺史何忽妄舉此人可附下考乃以策抵地不視

素讀數編大驚曰誠好
秀才命曹司錄奏按正元銓族孫
資以解褐北史杜銓傳正藏
構曾令數人並執紙筆各題一文正藏口授俱成皆有文理為
當時所異又為文軌二十卷論為文體則甚有條貫後生寶而
行之多北史陽休之傳弟俊之當文
於世按正藏銓之族孫陽五伴侶
拙世俗流傳名為寫而賣之在市不絕後之嘗過市
取而改之言其字悞賣書者曰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侶君何
所知輕敢議論俊之大喜後待詔文林館自
言有文集十卷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也筆不及凍
神武之伐劉蠡升天寒雪深使人舉羶元康於羶下作軍書北史陳
颯運筆俄頃數紙及出神武目之曰此何如孔子邪
身老才壯齒宿意新舊唐書李百藥傳太宗嘗制帝京篇命百
之何之藥並作上歎其工手詔曰卿何之
而之平樵童牧豎並皆吟諷
舊唐書李百藥傳百藥以
名臣之子才行相繼四海

名流莫不宗仰藻思沉鬱尤長于

五言詩雖

踞石草制

舊唐書薛元超傳

初道衡為內史侍郎嘗踞而草制

長河韜映流霞成彩

舊唐書

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泫然流涕

綺錯婉媚

舊唐書上官儀

上皇太子書綜寶思于天文則

達工于五言詩好以

為本儀既貴

顯故當時多有效其體者時人謂為上官體

上官體

見一人足

辦舊唐書孫處約傳累轉中書舍人其年中書令杜正倫奏請

何須每作一篇教坊賂取

舊唐書李益傳長為歌詩貞元末與

人以求一唱為供奉歌詞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盡為屏

障迴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為歌詞

崇巖峭壁萬仞崛起

舊唐書李賀傳賀手筆敏捷尤長于歌篇

文士從而效之 一日之內詔書數百揮翰起草思如泉注舊唐書陸

無能髣髴者 贊傳建中四年朱泚謀逆從駕幸奉天時天下判亂機務填委

徵發指縱千端萬緒 初若不經思慮既成之後莫不由盡事情 鄭五歇後體舊唐書鄭

中于機會胥吏簡札不暇同舍皆伏其能 榮傳榮善為詩多侮劇刺時故落格調時號 盧江與郡人別云唯有兩行公廨淚一時灑向渡頭風滑稽皆

此類 韶諧金奏詞炳丹青 後文皇帝解戎衣而開學校飾賁帛

而禮儒生門羅吐鳳之才人擅握地之價靡不發言為論下筆

成文足以緯俗經邦豈止雕章綉句 潤色王言鋪揚鴻業 謝希

平三代 逸不得獨美於前 舊唐書袁朗傳嘗製千字詩當時以為盛作 陳後主聞而召入禁中使為月賦朗染翰立

成後王曰觀此賦 屈宋衙官義之北面 舊唐書杜審言傳

翰有能名然恃才驕傲甚為時輩所嫉乾封中蘇味道為天官

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訖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

見吾判即自當羞死矣又嘗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 四傑 舊

書楊炯傳炯與王勃盧照隣駱賓王以文詞名海內稱為王楊

盧駱亦號為 四傑 謂人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當時

議者亦以為然其後崔融李嶠張說俱重四傑之文崔融曰王

勃文章宏逸有絕塵之跡固非常流所及炯與照隣可以企及

盈川之言信矣說曰楊盈川文思如懸河注水酌之不 盧前王

竭既優于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後信然愧在盧前謙也 後見

良金玉無施不可 舊唐書楊炯傳開元中張說常與學

李趙公崔文公之筆擅價一時其間孰優說曰李嶠崔融薛稷

宋之問之文如 富嘉謩之文如孤峯絕岸

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于廊廟則駭矣
閭朝隱之文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
罪人矣問後進詞人之優劣曰韓休之文如太羹旨酒雅有典
則而薄于滋味許景先之文如豐肌膩理體雖穠華可愛而微
少風骨張九齡之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微窘邊幅王
翰之文如瓊杯玉牟雖燦然可珍而多有玷缺堅以為然

雲鬱興震雷俱發見觀者忘疲見瓊杯玉牟爛然可珍見富吳

體舊唐書富嘉謨傳與新安吳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
頌皆以徐庾為宗氣調漸劣嘉謨與少微屬詞皆以經典為

本時人欽慕之文體一變稱為嘉謨作雙龍泉奪錦袍

頌于蠲谷頌少微撰崇福寺鐘銘詞最高雅作者推重舊唐書宋之問傳則天幸洛陽龍門令從官賦詩左史東方虬
詩先成則天以錦袍賜之及之問詩成則天稱其詩愈高虬

賞之以得中和之氣舊唐書許景先傳景先與中書舍人齊澣
王邱韓休張九齡掌知制誥以文翰見稱

中書令張說嘗稱曰許舍人之文雖無峻峯激流漸
絕之勢然屬詞豐美亦一時之秀也鬻文獲財

舊唐書李邕傳初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衣
冠及天下寺觀多齋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

納饋遺亦至鉅萬時議以為王言之最舊唐書孫逖傳逖掌誥

自古未有如邕者嘆服議者以為自開元以來蘇頌齊澣蘇
晉賈胄韓休許景先及逖為足療劉子膏育舊唐書蕭

瑀傳嘗觀劉孝標辨命論惡其傷先王之教述性命之理乃作
非辨命論以釋之大旨以為人稟天地以生孰云非命然吉凶

禍福亦因人而有若一之于命其蔽已甚時晉府學士柳顧言
諸葛穎見而稱之曰自孝標後數十年間言性命之理者莫能

詆詰今蕭君此論強舊唐書徐彥伯傳晚年屬文好後來王

粲舊唐書蘇珣傳子晉數歲能屬文作八卦論吏部侍鳳閣舍

郎房穎叔秘書監王紹宗見而嘆曰此也

人樣

舊唐書徐堅傳御史大夫楊再思太子左庶子王方慶為東都雷守引堅為判官表奏專以委之方慶賞其文章典

實常稱曰掌制誥之選也

再思亦曰此

以氣質自高

舊唐書高適傳適年過五十始雷意詩什數年

之間體格漸變

詩人達者

舊唐書高適傳有文集

每吟一篇已為好事者稱誦二十卷其與賀蘭進明

書今疾救梁宋以親諸軍與許叔冀書綢繆繼好使釋他憾同

援梁宋未過淮先與將校書使絕永王各求自白君子以為義

而知變而有唐已來

常楊

舊唐書楊炎傳炎知制誥遷中書

書炎善為德音自開元以來

張萬言

舊唐書張洎傳洎依國學

為諸生講說稍遷國子博

士亦能為文嘗請有司

含英咀華

舊唐書韓愈傳沈浸醲郁

作為文章其書滿家

日試萬言時呼

依騷人之作為新辭

舊唐書劉禹錫傳貶朗州司馬地居西南

夷土風僻陋舉目殊俗無可與言者禹錫

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詠蠻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辭

禹錫或從事于其間乃

溪洞間夷歌率

其鋒森然少敢當者 舊唐書劉禹錫傳禹錫晚

多禹錫之辭也

筆文章時無在其右者常與禹錫唱和往來因集其詩而序之

曰彭城劉夢得詩豪者也 子不量力往往

犯

之文友詩敵

舊唐書劉禹錫傳白居易常戲微之云僕與足下

二十年來為 幸也亦不幸也吟詠情性

播揚名聲其適遺形其樂忘老幸也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

元白以子之故使僕不得獨步于吳越間此亦不幸也今垂老

復遇夢得夢得非重不幸耶夢得文之神妙莫先於是若妙與

神則吾豈敢如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

側畔于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之句之類真為神妙矣

在在處處應有靈物護持豈特兩家子弟秘藏而已

其適遺

形其樂忘老

見 上 在在處處靈物護持

見 上 口進 舊唐書柳公權傳

子史書

卷之十一

文學部

文辭下

六

駐輦謂公權曰我有一喜事邊上衣賜久不及時今年二月給春衣訖公權前奉賀上曰單賀未了卿可賀我以詩宮人迫其

得歸皇恩何以報春日得春衣上悅璠若珠貝舊唐書柳宗元傳宗元少

聰警絕衆尤精西漢詩騷下筆構思與古為大曆十才子舊唐

侔精裁密緻虞仲傳父端工詩大曆中韓翃錢起盧綸等文咏唱和馳名都

有才思尤喜詩人而端等十人多在曖之門下每宴集賦詩公

賞時端先獻警句云薰香荀令偏憐小傅粉何郎不解愁主即

以百縑賞之錢起曰李校書誠有才此篇宿構也願賦一韻正

之請以起姓為韻端即襲箋而獻曰方塘似鏡草芊芊初月如

鈞未上弦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好鑄錢曖曰此愈工也

起等舊唐書元微之傳

始服杯酒光景間屢為小碎篇章以自吟暢宰相令狐楚一代

文宗雅知微之辭學謂微之曰嘗覽足下製作所恨不多遲遲

久矣請出其所有以謗予懷微之因獻其文自序曰微之初不

好文徒以化無他岐強由科試及有罪譴棄之後自以為廢滯

潦倒不復為文字有聞于人矣曾不知好事者挾纒蕪蕪塵積

尊重竊承相公特于廊廟間道微之詩句昨又面奉教約令獻

舊文戰汗悚踊慙無地微之自御史府謫官于今十餘年矣

閑誕無事遂專力于詩章日益月滋有詩句千餘首其間感物

寓意可備矇瞽之風者有之辭直氣粗罪尤是懼固不敢陳露

于人唯屬對無差而風情然以為律體卑

庠格力不揚苟無姿態則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

宛然而病未能也元和體善工為詩善狀詠風態物色當時言

詩者稱元白焉白衣冠士子至閭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舊唐書

閣下俚悉傳諷之號為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

子已書

文學部 文辭下

嘲風雪弄花草

舊唐書白居易傳六義浸微矣陵夷至於梁陳間率不過

而興發于此義歸于彼

舊唐書白居易傳論文之大旨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雨雪霏霏因

雪以愍征役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采采芣苢美草

以樂有子也皆

而一一反是者可乎哉鄧魴喜唐衢泣何魴死有者見僕詩而未幾而衢死詩仙詩魔

舊唐書白居易傳知我者以為不知者以為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

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覺老之將至雖一

金換一篇舊唐書白居易傳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每

甚偽者宰相輒能辨別之自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

傳之廣者元和主盟舊唐書元微之白居易傳論晉建安才子始定霸於曹劉永明辭宗先讓功於沈謝

之樂天而已微建安定伯永明讓功見纂組耀珠璣瑤臺間金碧

迨于徐庾踵麗增華成而以構而之情致之文清便之作見鬼謠十字舊唐書錢微傳父起能五言詩初從鄉薦寄家江湖嘗於

容舍月夜獨吟遠聞人吟于庭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起

愕然攝衣視之無所見矣以為鬼怪而志其十字起就試之年

李暉所試湘靈鼓瑟詩題中有青字起即以偷江東集舊唐

威傳錢塘人羅隱者有當世詩名自號江東生威遣使賂遺敘其宗姓推為叔父隱亦集其詩寄之威酷嗜其作目已所為曰

鄴中人士諷詠之自號江東生見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舊唐

華傳華善屬文與蘭陵蕭穎士友善華進士時著含元因所獲

殿賦萬餘言穎士見而賞之曰文學部文辭下

儷前世事無復用者

唐書段文昌傳子成式字柯古推蔭為校書郎博學強記多奇篇秘籍侍父于蜀以

收獵自放文昌遣吏自其意諫止明日以雉兔徧遺

幕府人為書

成不淹頃

唐書李嗣真傳高宗東封還詔贈孔

溫李

唐書

鈞傳彥博裔孫廷鈞少敏悟工為辭章與李商隱皆有名號

子太師命有司為祝司文郎中雷少穎文不稱

旨更命嗣真

帝覽稱善詔加兩階

齡傳居府山入十年軍符府檄或

事繁綜收為書檄露布或馬上

占辭

初不窺定

為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誥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

而敏速過之或策令叢遽敕吏六七人泚筆待

師古以遣罷溫彥博為請帝曰師古練時事長於文詔人少

遠者幸得復用帝曰朕自舉一人公無憂乃授文本侍郎專典

機要封江

蘇李

唐書蘇味道傳蘇味道趙州樂城人九歲能

波詞

唐書李懷遠傳景隆中為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及朝集

伯獨為箴規語以諷帝帝不悅

中書令蕭至忠曰真諫官也

試藝尊銘

唐書崔渙傳起家亭州司功參軍還調於

是入判者千餘吏部侍郎嚴挺之施特榻

文章宿老

唐書李嶠

謂曰子清廟器故以題相命

思有所屬綴人多傳諷武后時汜水獲瑞石嶠為御史上皇符

一篇為世譏薄然其仕前與王勃楊盈川接中與崔融蘇味道

齊名晚諸人沒而為

姚武功

唐書姚合傳合元和中進士

一時學者取法焉

及第調武功尉善詩世號

書吏手腕脫

唐書蘇頲傳元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頲在

大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

者

白曰巧公徐之不然

矣中

江山助

唐書張說傳為

文屬思精壯長

書令李嶠曰舍人思若泉湧吾所不及

子史精華

卷六十一

文學部 文辭下

於碑志世所不逮既謫岳州而賦日五色唐書李程傳擢進士

詩益悽惋人謂得唐書韋臯傳陸暢字達夫臯雅所厚禮始天寶

警拔士蜀道易時李白為蜀道難篇以斥嚴武暢更為

以美命題殿壁唐書柳公權傳文宗嘗召與聯句帝曰人皆苦

臯焉生微涼它學士亦屬繼帝獨諷公權者以為詞情皆

足於一字率徑五寸帝歎曰鍾王無以尚也雄深雅健

唐書柳宗元傳韓愈評其文曰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

鞏天下工為詩與之酬和故鏡湖佐佑六經文章自漢司馬相

如太史公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元卓然樹立

成一家言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衍宏深與孟軻揚

雄相表裏而反剗剗偽唐書韓愈傳贊愈以六經之文在古無

上唐書孟郊傳郊為詩有理致最為愈所稱然思苦奇澁

李觀亦論其詩曰高處平處下顧二謝云諛墓

中人唐書劉義傳以持韓愈金數斤去曰此黑水碑唐書馮

源寂使新羅其國人傳定畫鶴記韋休符短李唐書李

使西番所館寫定南山記於屏其名播戎夷如此紳傳紳

短小精悍于詩最狹詞短韻唐書劉廼傳宋昱知銓事廼方調

有名時號因進書曰有司察言于一幅之判

觀行于一揖之內夫判者以為體理趣不凡唐書孫

是以小治鼓衆金雖欲為鼎鑪不可得已五言長城

幼有文屬思警敏年廿五見雍州長史崔日用令賦

唐書秦系傳與劉長卿善以詩相贈答權德輿曰李詩謝賦唐

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眾沾丐後人書

篇世翼覽未終曰杜甫傳贊唐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間沈佺期

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襲沿逮開元間稍裁以

雅正然特華者質反務麗者壯違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長至甫

渾涵茫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厥餘殘膏

賸馥多矣腹藁唐書王勃傳勃屬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數升則

人謂勃宏放唐書駱賓王傳崔融與張說評勃等曰勃文章

為一非常人所及炯照隣可以企之說曰不然盈川

文如懸河酌之不竭優于盧而不蘇李居前沈宋比肩唐書宋

滅王恥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魏建安後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

精密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

文學者宗之號為沈宋語曰謂蘇武李陵也書麗唐書李邕傳父善有

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

故人號

君加精思便能至矣

唐書李華傳辭綿麗少宏傑氣頴

自疑過之因作弔古戰場文極思研摧已成汗為故書雜置梵

書之度它日與穎士讀之稱工華問今誰可及穎士曰

華愕然而服緒密思清唐書王昌齡傳昌齡字少伯江寧人

心唐書李賀傳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

是兒要一出合之弦管唐書李賀傳樂府數十篇三十六體

乃已耳李商隱傳商隱初為文瑰邁奇古及在令狐楚府楚本工章奏

因授其學商隱儷偶長短而繁縟過之時温廷筠段成式俱用

是相分號遣小黃門就壁錄覽五代史周臣傳歷載為文章以

治亂之迹為運源賦甚詳又因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畫賈

碧鮮賦題其壁世宗聞之

子史精華

卷六十八 文學部 文辭下

而稱善

畫賈

島像 五代史死事傳孫晟好學有文辭尤長於詩少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嘗一唐詩人

夢剖腸胃 五代史雜傳王仁裕喜為詩其少也嘗一其文思益進乃集其平生所作

詩萬餘首為百卷號西江集 跨驢構賦 宋史陳彭年傳彭年師中舉進士在場屋間頗有雋名嘗因京師大酺

一出遊 自東華門至闕下已口占數千言矣 潤身 宋史歐陽修

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 豐約中度 宋史歐陽修

事謂文章止於 政事可以及物 自然 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

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鶩眾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 音韻 宋史李虛已傳虛已喜為詩數與同年進士曾致堯及其偕

啞 晏殊唱和初致堯謂日子之詩詞雖工而猶一虛已未悟後得沈休文所謂前有浮聲則後

須切響遂精于格律有雅正集十卷 鉏植縱舍 宋史沈遼傳讀左氏班固書小

摹倣之輒近似迺 自成 筆談 宋史沈括傳括博學善一家趣操高爽縹縹然有物外意

音樂醫書卜算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又紀平日與 堂堂之陳 賓客言者為一載朝廷故實者舊出處傳於世

正正之旗 宋史陳亮傳亮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于杪忽較理于分寸以積累為工以涵養為

正晬而益背則于諸儒誠有愧焉至于 風 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

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 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長亮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

之心胸 見 李温奔命不暇 宋史賀鑄傳嘗言吾筆端驅使 未暮

十賦皆就 金史高衍傳敏而好學自少有能賦聲同舍生欲試其才使一日賦十題戲之衍執筆怡然

有可觀 彬彬然 吳蔡體 金史蔡松年傳文詞清麗尤工 元化格 金史 樂府與吳激齊名時號

傳字元化權翰林修撰久之改定州觀察判官定之學校為河朔冠士子聚居者常以百數礪督教不倦經指授者悉為傷屋上游稱其程

文為未二鼓奏十詠金史楊伯仁傳天德二年除應奉翰林文字海陵嘗夜召賦詩傳趣甚亟

海陵喜解衣賜之挾幽并之氣金史元德明傳子好問豐蔚

豪宕元史郝經傳撰續後漢書易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觀等書及文集凡數百卷其文

善議論詩澄湖不波一碧萬頃元史黃潛傳文辭布置謹嚴援多奇崛

潛復不動而淵然之光自不可犯事料醲郁美如簇錦元史陳孚傳子

振於天下之書無所不記當其為文也酒酣耳熱命侍史二三

人潤筆以俟子振據案疾書隨紙數多寡頃刻輒盡雖

亦以此少之按子振攸州馮子振銘迹縣圃穆天子傳天子五日觀于春山

之上乃為于西王母為天子謠穆天子傳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乃執白

圭元璧以見西王母好獻錦組百純口組三百純西王母再拜

受之口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

白雲在天山際自出道里攸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

天子答之曰子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比及三

年將復紀迹弁山樹之槐眉穆天子傳天子遂驅升于弁山乃

而野紀迹弁山樹之槐眉元于之石而

日西王雲雨之知王充論衡山大者雲多泰山不崇朝辦雨雨

母之山吐文萬牒見積文十篋以上王充論衡夫富人不如儒生儒

牒吐文萬牒上聖人之言賢者之語上自黃帝下至秦文人之筆勁於築路

漢治國肥家之術刺世譏俗之言備矣

王充論衡城墻之士平地之壤也人加築路之力樹立臨池國

之功德崇于城墻聖主德盛功立莫不褒

頌紀載奚得傳

居不幽思不至

王充論衡或曰著作者思慮間也未必材知出異人也

馳流法無疆乎

賦迹賦

讀賦千首乃能為之葛洪西京雜記或問揚雄為賦雄曰

為洪西京雜記司馬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躍然而興幾百日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牂牁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也

家之一苞括宇宙總覽人物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葛洪西京雜記

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司馬長卿賦時人皆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也揚子雲曰

弗逮故高文典冊葛洪西京雜記揚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雅服焉

妙析奇致大暢元風劉義慶世說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舊注下為用相如

解義

元圃積玉無非夜光劉義慶世說葛稚川目陸平原之文如

泓崢蕭瑟劉義慶世說郭景純詩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孚云

爛若披錦排沙簡金劉義慶世說孫興公云潘文

京可三劉義慶世說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公張曰此

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使人飄飄有

世表意劉義慶世說宋景文云左太冲詩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

奇見貴劉義慶世說或問顧長康君筆賦何如嵇康琴賦

佩實劉勰文心雕龍顏闔以為仲尼飾羽而畫徒事華辭雖欲此言聖弗可得已然則聖文之雅麗固

楚艷漢侈

劉勰文心雕龍夫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四教所先符

是以

劉勰文心雕龍夫文以行立行以文傳四教所先符

還正末歸本不其懿歟

氣往驟古辭來切今

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傑也觀其骨

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

以哀志九歌九辨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招

隱耀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志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

絕艷難與並能矣

驚采風逸烟高

命詩人招字楚辭

劉勰文心雕龍鄭莊之賦大隧士為之賦狐

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賦也

寫實追虛

慕行文明珠魚目

劉勰文心雕龍自連珠以下擬者間出杜篤

陵匍匐非復邯鄲之步里

吹霜噴露寒暑筆端

多詭難定哀微辭而世情利害勳榮之家雖庸夫而畫飾進敗

記編同時時同

可歎息

氣流墨中聲動簡外

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不畏強禦

劉勰文心雕龍立範運衡宜明體

詭隨

研京練都

雕龍張衡

劉勰文心雕龍才有庸雋氣有

年在思

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

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

鏤心鳥跡之中織辭魚網之上

雕龍若乃綜述性靈敷寫器象

模山範水

之徒詭勢瓌聲

陸海潘江

詩人麗則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

謝混云潘

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嶸謂益壽

輕華故以潘勝翰林薦論故歎陸為深余常言一才如十才

如奇章秀句自有玉石然鍾嶸詩品謝朓詩微傷細密頗在不倫一章之中

明遠兒女情多風雲氣少鍾嶸詩品張華詩其體華艷興託不

變色而疏亮之士猶恨其雋句英談鄺道元水經注自王公庶友牽

旅語索郎反語為桑落也更唯郭有道無愧於色鄺道元水經

為籍徵之——中書之——矣理致為心腎氣調為筋骨

盧子幹馬日禪曰吾為天下碑文多矣顏氏家訓沈隱侯曰

矣皆有慙容顏氏家訓文章當以——事義為皮膚華麗為冠冕

也易讀誦三也寒木春華顏氏家訓齊世有辛毗者清幹之

事一也易識事二士嗤鄙文學嘲劉述云君輩詞藻

不可凋悴矣劉應之曰既有——又發——何如也辛笑曰可

矣悅紅藥訝黃鶯武平一景龍文館記正月八日立春內山綵

東郊上苑望春來黃鶯未解林間轉紅藥先從殿裏開畫閣條

風初變柳銀塘曲水半含苔欣逢睿藻先韶律更促霞觴畏景

催是日中宗手勅批云平一年雖最少文甚警新——之先

開——之未轉循還吟咀賞歎兼懷今更賜花一枝以彰其

美唱旗亭薛用弱集異記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之渙齊

共詣旂亭貰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宴生詩人

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伎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艷

曳都冶頗極旋即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

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

入歌詞之多者則為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

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花鈿滿面不

下水船

王保定撫言裴延裕乾寧中在內庭文書若徐妃半粧敏捷號

趙倚樓

王保定撫言杜紫微覽趙渭南卷詩云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因目暇為

帥

王仁裕開天遺事張九齡常覽蘇頌文卷謂同僚曰蘇生之後瞻無敵直

比隣

司空圖詩品采采流水蓬蓬遠春窈窕深谷時見美人碧

真如將不盡

如將不盡與古為新見上海風碧雲夜渚月明

與古為新

品綠杉野屋落日氣清脫巾獨步時聞鳥聲鴻雁不來之子遠行所思不遠若為平生

落花無人淡如菊

司空圖詩品玉壺買春賞雨茆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雲初晴幽鳥相逐眠

琴綠陰上有飛瀑

空潭瀉春古鏡照神

金如鉛出銀超心鍊冶絕愛溜磷

儲潔乘月返真載瞻星辰載歌幽人流水今日明月前身

司空圖詩品俯拾即是

水今日明月前身上着手成春

司空圖詩品俯拾即是

開如瞻歲新真予不奪強得易貧幽人

一片官商

空山過水采蘋薄言情晤悠悠天鈞

孫光憲北夢瑣言前進士

沈堯有洞庭樂賦韋八座岫謂

屋下作屋

朝賢曰此賦乃

宋祁筆記夫文章必

傳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為

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鼙鼓

人之臣僕古人譏

宋祁筆記夫抵史近古對偶宜今以對偶之文

宋祁筆記夫抵史近古對偶宜今以對偶之文

江左高文

入史策如

宋祁筆記夫抵史近古對偶宜今以對偶之文

若公言歐陽永叔推重歸去來

令人蕭寥有遺世之意

辭為

宋敏求春明退朝

日送君者皆自涯而反君自茲遠

靜中一業

爾 老嫗解 彭城墨客揮犀樂天每作詩令一 之語

笑諠譁不妨構思 歐陽修歸田錄楊大年每欲作文則與門人

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

數千購一篇 歐陽修歸田錄梅聖俞在時余聞皇親有以 雅頌

同文 歐陽修集古錄石鼓文在岐陽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

三伐文章真蹟 見韓多悲白多樂 方勺泊宅編 退之 詩

樂天多一詩二千八 紅袖拂 吳處厚青箱雜記魏野嘗從萊

百首飲酒者九百首 公遊陝府僧舍各有留題後復

從行官妓頗慧黠即以袂就拂之野徐曰若得常將 也

應勝似碧紗 籠萊公大笑 學海千尋辭林萬葉扶宗立教海內一人 宣和書

臨御光庭始充麟德殿文章應制一時流輩為之斂衽 花發上

林月濕淮水 宣和書譜蘇舜欽工行草評書之流謂入妙品當

之語 五言金城 馬令南唐書儒者傳劉洞詩 作文當學司馬

遷作詩當學杜子美 徐度却掃編唐庚字子西眉山善為文

之後便有杜子美六經不可學亦不須學故 司馬遷三百五篇

不可一日無此君 見天上語 張邦基墨莊漫錄逢原一日與王

原先成舉數聯平甫未屈至聞仰躋蒼崖顛下視白日徂夜半

身在高若騎箕尾居乃嘆曰此 非我曹所及遂閣筆

可貴也 沛然從肺腑中流出 釋惠洪冷齋夜話李格非善於文章嘗曰諸葛孔明出師表劉伶酒

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 釋惠洪冷齋夜話皆

誠為主故老杜謂之 釋惠洪冷齋夜話集句詩者其文過人在誠實耳

不貴巧遲 文章一厄 釋惠洪冷齋夜話詩到李義山謂之

貴拙速而 釋惠洪冷齋夜話詩到李義山謂之

見其高韻氣摩雲霄獨立萬象之表 也

詩作賦北窓裏萬言不及一杯水願得青天化為一張紙想

見其高韻氣摩雲霄獨立萬象之表 也

戰健兒 陶宗儀輟耕錄虞伯生先生楊仲弘先生同在京日楊

楊先生酒既酣盡為傾倒虞先生遂起悟其理繼有詩送袁伯

長先生扈駕上都以所作詩介他人質諸楊先生先生曰此詩

非虞伯生不能也或曰先生嘗謂伯生不能作詩何以有此日

伯生學問高余曾授以作詩法餘莫能及又以詣趙魏公詩中

有山連閣道晨雷輦野散周廬夜屬橐之句公曰美則美矣若

改山為天野為星則尤美虞先生深服之故國朝之詩稱虞趙

楊范揭焉范即德機先生揭即曼碩先生也嘗有問于虞先生

曰仲弘詩如何先生曰仲弘詩如 德機詩如何曰德

機詩如唐臨晉帖曼碩詩如何曰曼碩詩如美女簪花先生詩

如何笑曰虞集乃漢庭老吏蓋先生未免自負公論以為然

子史精華卷六十八

唐臨晉帖 見 美女簪花 見 漢廷老吏 見



相然書從甲子鵬冠子蒼頡作法事成史李官蒼頡不

者也以踰心達意揚道之所謂道然非蒼頡文墨不起縱法之載於圖者其於

乃纔居曼之十分一耳思想謂象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

其生也故諸人之所以好書荀子故而蒼頡獨傳者一也蒼頡作書

春秋注蒼頡生做鳥跡見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昔

而知書做鳥跡以成文章注造書契則去本趨末棄耕作之業而務

書而注利天知其將俄故為雨粟鬼恐為書文所劾故夜哭

產而能書淮南子史皇心畫揚子言心聲一代之絕一

邦之妙抱朴子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

並用古體蟲馬字與尾當五史記萬石君傳子建

俱足周車國語夫文為蟲

讀之曰誤書今畫草旁行史記大宛傳安息

迺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漢書元帝紀贊元帝多材藝以為書記注

橫行為書記善史書應劭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注

方漢書食貨志八歲人小學學六甲書計之事八體漢書

志注蘇林曰五方之與書如今秘書學外國書也

符四曰蟲書五日摹印六日署書七日及書八曰隸書凡將

急就漢書藝文志造字之本漢書藝文志周官保氏掌養

象意象聲轉注假六體書繆象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

借印章書摹印章書幡信見秦篆漢書藝文志博學七章者太史

籀書而篆體復頗小學漢書杜鄴傳初鄴從張吉學吉子竦又

異所謂一者也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注

子史精義 卷六十一 文學部 書法

小學謂文字之學也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故因名云

傳性善書一別字之體從上起後漢書五行志獻帝踐

里草何青青十日不得生案千里草為董十日卜為卓昨之初京師童謠曰千

令作草書後漢書北海王睦傳善史書當世以為楷當世楷則

見白下羊後漢書馬援傳注東觀記曰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

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

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

空正郡國觀視摹寫車日千兩後漢書蔡邕傳邕以經籍去聖

印章奏可久遠文學多謬俗儒穿鑿疑誤

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

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合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

字靈帝許之邕乃白書册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

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一及一者一乘一餘

填塞鳥篆後漢書蔡邕傳初帝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

街陌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為尺

廣及工書一者皆後漢書儒林傳序熹平四年靈帝乃

加引召遂至數十人體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

篆隸一書尺牘模楷魏志胡昭傳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

法以相參檢淳衛顛韋誕並有名之迹動見

善教人書魏志鍾會傳注世語曰會於劍閣要艾

焉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辭指悖傲多自矜伐又毀

文王報書手如觀其人吳志張紘傳注吳書曰紘既好文學又

作以疑之也善楷篆書與孔融書自書融遺紘書曰

廣陵江都人功攻書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書

——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

斟酌其

間甚得其妙

見一臺二妙

晉書衛瓘傳瓘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郎敦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

號為——漢末張芝善草書

論者為瑾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

雲上布星舒光

——離離以——未卉萃尊以垂穎山嶽嶽

嗟而連岡蟲跋跋以若動鳥似飛而未揚

禾卉垂穎山嶽連

岡上蟲跋鳥飛

見籀篆其子孫隸草其曾元

晉書衛瓘傳信黃唐之遺跡為六藝

之範先——益——

乃——龜文龍鱗鷹跂鳥震

晉書衛瓘傳鳥遺跡

文體有六篆為真形要妙巧入神或——

星頡循聖作則制斯

放尾長短複身頽若黍稷之垂穎蘊苦蟲

之焚繼揚波振擊

脅翼勢似凌雲

延頸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

晉書衛瓘傳上谷王次仲始作

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

者以酬酒計——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雇觀

錢足而滅之

織波濃點

晉書衛瓘傳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

輕舉離而不絕——錯落其間若

鐘簾設張庭燎飛烟巖巖熾嗟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

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論詭不可

勝原異體同勢

見

崇臺重宇增雲冠山

見

草聖

晉書衛瓘傳弘農張伯英者臨池學

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念念不暇草書寸

抑左揚右

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

衛瓘傳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員不副規——

非不佳僧彌難為兄

晉書王珉傳珉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

字也按法護珉小字

飄若浮雲矯若驚龍

晉書王羲之傳尤善

者稱其筆勢以為

籠鷲

晉書王羲之傳山陰有一道士養好

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

以為樂其任率如此嘗詣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

半後為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又嘗在戴山見一老

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為五字姥初有慍色因謂

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

姥又持扇來羲之笑而不答其書為世所重皆此類也每自稱

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雁行也曾與人書云

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

誤刮

棐几見五字百錢見鍾繇抗行張芝雁行見池水盡黑見掣筆

不得晉書王獻之傳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

其

為能觀者懸橙書榜晉書王獻之傳魏時陵雲殿榜未題而匠

數百人

比訖鬚眉盡

人那得知

晉書王獻之傳安問曰君書何如君家

白裁餘氣息

有媚趣

晉書王獻之傳時議者以為羲之草隸江左中朝

雅愛其父子書各為

字勢疎瘦如隆冬枯樹筆蹤拘束若嚴家

一篋置左右以玩之

餓隸晉書王羲之傳唐太宗制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

之

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餓隸也則羸羸而不放縱兼斯

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雲近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

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縮秋蛇臥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

筆下雖禿干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斂無半分

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寔所以詳察古

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

妙烟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玩之不

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

足論春蚓秋蛇見烟霏露結鳳翥龍蟠見妙參鍾索晉書李充傳善楷書

世咸重之一字徑尺宋書劉穆之傳高祖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宜彼四遠願公小復留意高祖既

不能厝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但縱筆為大字一紙不過六七字便

嫌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名亦美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宋書羊欣傳父不疑桂陽太守欣少靜默無競於人沈

滿書帛覽經籍尤長隸書不疑初為烏程令欣時年十二時王

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獻之嘗夏月入縣欣著新二寶宋

謝靈運傳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改駟為馬邊瓜宋書明帝紀

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為亦以駟字齊書王僧虔傳僧虔弱冠弘厚善隸書

似禍字故也跡逾子敬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惟

一方當器用拙筆書齊書王僧虔傳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

雅過之政顯跡大明世常以此見容臣

書第一陛下亦第一

齊書王僧虔傳太祖善書及即位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僧虔曰誰為第一僧

虔曰史善自為謀下有或云帝問我書何如卿答曰臣正書第一草

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草天然

一帝大笑曰卿善為辭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數語勝羊欣

齊書王僧虔傳其論書曰宋文帝書自云可比王子敬

過江之前以為最亡會祖領軍書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變古制今惟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亡從祖中書令書子敬

云弟書如騎驟駸駸恒欲度驂驢前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荆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

雞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當時不別久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張芝

索靖韋誕鍾會二衛並得名前代無以辨其優劣惟見其筆力驚異耳張澄當日亦呼有意都惜章草亞於右軍都嘉賓草亞

於二王緊媚其父桓元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之謝安亦入能書錄亦自重為子敬書嵇康詩羊欣書見重一時親受子敬行書尤善正乃不稱名孔琳之書天然放縱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邱道護與羊欣俱面受子敬故當在欣後范曄與蕭思話同師羊欣後小叛既失故步微復小有意耳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趣好殆當不減筆力恨弱謝綜書其舅云繁生起是得當人也恨少媚好謝靈運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賀道力書亞邱道護庾昕學右軍亦欲亂真矣又著書賦傳於鍾張見駸駸欲度驪駒前見賤家雞上恨少媚好見遇其合時亦得入流見上右軍體大行齊書劉休傳元嘉世羊欣受子敬正隸法世共宗之不復見貴休始好此法至今此體一一按南史古作輕工左右書齊書臨川王映傳映善騎射解聲律左右射應接賓齊書周顒傳少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恒散隸書法學客風韻韶美

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顒國子祭酒何胤以倒薤倒薤書求就顒換之顒笑而答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書見上雞不及鳳齊書王慈傳謝超宗嘗謂慈曰卿書何當及虔以為名答按慈僧虔子超宗謝鳳我亦不復能別齊書紀僧真傳初上在領軍府令僧真學上手迹下名至是報答書疏梁書曹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字以意造梁書曹景宗傳景宗為人自恃尚勝每作書梁書王志傳志善草隸當有不解不以問人皆焉書聖時以為楷法齊游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書筆力勁駿心手相應梁書蕭子雲傳子雲善嘗謂志為善効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畧指論飛白一勢而已十許年來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畧筆勢洞澈字體又以逸少之不及

元常猶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範
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為高祖所重嘗論子雲書

曰——巧踰杜度美過
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
逸少不及元常猶子敬

不及逸少見近見特迹遂逼於卿
梁書蕭子雲傳第二子特字

嘗謂子雲日子敬之書不及
陛下假其羽毛
陳書蕭引傳引善

逸少——
高宗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
飛引謝曰此乃——耳按筆勢南史作筆趣
蟲篆奇

字——
陳書顧野王傳長而遍覽經史精記嘿識
天文地理著龜占候——無所不通
三真六草為天下

寶——
南史王彬傳好文章習篆隸與志齊名時人為之語
恨二王

無臣法——
南史張融傳融善草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殊有骨
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

望船拜求——
南史齊宗室子雲傳出為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
至建鄴求書逢子雲為郡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

候之——三十許步行——行前子雲遣問之答曰侍中尺牘之
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惟在名迹子雲乃為停船三日書三十

紙與之獲金——
南史齊武陵王曄傳高帝雖為方伯而
貨數百萬——書學學字
居處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曄常以指

書空中及——
倚井欄為書
南史齊江夏王鋒傳匿於張氏舍

紙札乃——
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者累月又晨
興不肯拂窻塵而先畫塵上學為書字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

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玉騏
麟賜之曰騏麟賞鳳尾矣
畫塵學書見鳳尾諾見騏麟賞鳳

尾見閣梨第一法身第二
南史齊江夏王鋒傳工書為當時著

日臣書固應勝江夏王武帝答——
王所推南郡王昭業亦稱工謂武帝

法身昭業小名閣梨鋒小名也
優於韋仲減於善助

南史顏協傳協博涉羣書工於草隸飛白時吳人范懷約能隸書協學其書殆過真也荆楚碑碣皆協所書時又有會稽謝善助能為八體六文方寸千言京兆韋仲善飛白並在湘東王府善助為錄事參軍仲為中兵參軍府中以協

荆楚碑碣皆協所書

見新字 魏書太武帝紀初造一十餘

蒼頡因鳥獸之跡以立文字自茲以降隨時改作故隸篆草楷並行於世然經歷久遠傳習多失其真故令文體錯謬會義不愜非所以示軌則於來世也孔子曰名不正則事不成此之謂矣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頒下遠近永為楷式行押書

為世模楷

魏書崔元伯傳元伯自非朝廷文誥四方書檄初不

伯祖悅與范陽盧謹並以博藝著名謹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謹傳子偃偃傳子逸悅傳子潛潛傳元伯世不替業故魏初重崔盧之書又魏初重崔盧之書見體勢元伯之行押特盡精巧而不見遺迹

反其先人

魏書崔浩傳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無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疆以示不敢犯

世有能名

魏書盧元傳初謀父志至邈以上兼善草迹淵習家法代京宮殿多淵所題

白馬公崔元伯亦善書世傳衛瓘體魏

初工書者崔盧二門按謀元之會祖衛瓘體見卷直一隸書

劉芳傳芳常為諸僧傭寫經論筆迹稱善

以籀書魏書江

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

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草書莫知誰始魏書江式傳

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

魏書江式傳亡新居

大司空

校文字之部頗一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

子壁中書也

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

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日繆篆所以聲類法魏書江式傳忱弟靜

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幡信也別放故左校合李登

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

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

辯之士又以意說炫惑於時難以釐改故傳日以眾非非行正

信哉得之於斯情矣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兒為翫神蟲

為蠶如斯其眾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

也字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兒為翫神蟲為蠶見古籀奇惑俗隸

諸體班於篆下魏書江式傳輒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

為主爰採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

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碑倉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

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皆以次類編聯文無復重糾為

一部其咸使各有所別詁訓假

借之誼僉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並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

則如也跡字自反北齊書廢帝紀天保元年立為皇太子時年六

者未達其故太子曰跡字北齊書庫狄干傳于不知書署

足傍亦為跡豈非自反邪北齊書庫狄干傳于不知書署

而後成其外二人至子孫始並知書北齊書趙彥深

仲將知名仲將沉敏有父風溫良恭儉雖對妻子亦未嘗怠慢

終日儼然學涉羣書善草隸雖與弟書云草不可不

解若施之於人即似相輕易若與當家中周書冀儁傳

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工模為性沉譁善隸

書特與許氏異周書黎景熙傳從祖廣太武時為尚書郎善

從司寇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雅有鍾王之則周書趙文深

法季明亦傳習之頗有楷隸年十一獻書於魏帝立義歸朝除大丞相府法曹參軍文

深筆勢可觀當時碑榜惟文深及冀儁而已

深筆勢可觀當時碑榜惟文深及冀儁而已

深筆勢可觀當時碑榜惟文深及冀儁而已

深筆勢可觀當時碑榜惟文深及冀儁而已

深筆勢可觀當時碑榜惟文深及冀儁而已

深筆勢可觀當時碑榜惟文深及冀儁而已

深筆勢可觀當時碑榜惟文深及冀儁而已

深筆勢可觀當時碑榜惟文深及冀儁而已

深筆勢可觀當時碑榜惟文深及冀儁而已

深筆勢可觀當時碑榜惟文深及冀儁而已

深筆勢可觀當時碑榜惟文深及冀儁而已

深筆勢可觀當時碑榜惟文深及冀儁而已

深筆勢可觀當時碑榜惟文深及冀儁而已

深筆勢可觀當時碑榜惟文深及冀儁而已

深筆勢可觀當時碑榜惟文深及冀儁而已

深筆勢可觀當時碑榜惟文深及冀儁而已

深筆勢可觀當時碑榜惟文深及冀儁而已

深筆勢可觀當時碑榜惟文深及冀儁而已

深筆勢可觀當時碑榜惟文深及冀儁而已

妙楷臺 隋書經籍志聚魏以來古跡名畫於殿後起 手筆本草

北史崔宏傳初宏父潛為兄渾等誅 延昌初著作佐

郎王遵業買書於市遇得之年將二百寶其書跡深藏秘之武

定中遵業子松年將以遺黃門郎崔季舒人多摹榻之左光

祿大夫姚元標以工書知名於時見潛書以為過於浩也

能開書 北史陳元康傳初司馬子如高季式與孫舉劇飲舉醉

死神武命求好替子如舉魏收他日神武謂季式曰卿

飲殺我孫主簿魏收作文書都不稱我意司徒嘗道一人謹密

是誰季式以元康對曰是 快吏也召之一見便授大

丞相功曹 舊唐書高宗紀詔以書學 筆態道麗

內掌機密 隸蘭臺 算學隸秘閣律學隸詳刑寺 筆態道麗

書薛稷傳好古博雅尤工隸書自貞觀永徽之際虞世南褚遂

良時人宗其書跡自後罕能繼者稷外祖魏徵家富圖籍多有

虞褚舊跡稷銳精模倣 褚遂良得王逸少體 舊唐書褚遂良

當時無及之者 傳遂良博涉文

史尤工隸書父友歐陽詢甚重之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虞世

南死後無人可以論書徵曰 下筆遒勁甚

太宗即日召令侍書太宗嘗出御府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跡天

下爭齋古書詣闕以獻當時莫能辨其真偽遂良備論所書

無舛 高麗甚重其書 舊唐書歐陽詢傳詢初學王羲之書後更

誤 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為一時之絕人得其

尺牘文字咸以為楷範焉 嘗遣使求之高祖通

歎曰不意詢之書各遠播夷狄彼觀其跡固謂其形魁梧耶

亞於詢 舊唐書歐陽通傳少孤母徐氏教其父書每遺通錢給

價比黃金 舊唐書孔紹安傳紹安孫若思年少時有人賞褚

遂良書迹數卷以遺若思唯受其一卷其人曰此

書當今所重 何不總取若思曰 賀狂張顛 舊唐書賀

若價比金寶此為多矣更截去半以還之 知章傳知

章晚年尤加縱誕無復規檢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邀

游里巷醉後屬辭動成卷軸文不加點咸有可觀又善草隸書

好專者供其賤翰每紙不過數十字共傳寶之時有吳郡張旭亦與知章相善旭善草書而好酒每醉後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不擇筆墨而妍捷舊唐書裴行儉傳高宗以助時人號為張顛行儉工於草書嘗以絹素百卷令行儉草書文選一部帝覽之稱善賜帛五百段行儉嘗謂人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舊唐書褚遂良傳者唯余及虞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見寶章集舊唐書王方世南耳方慶家多書籍嘗訪求右軍遺跡方慶奏云臣十代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以進之惟有一卷見今在又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鸞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則天御武成殿示羣臣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為十王以敘其事舊唐書韋綬傳元和十年改職方郎中充太子依字輒去傍人諸王侍讀憲宗嘗召對綬奏曰太子學書至

臣問之太子云君父以此字可天下奏事臣子不合全書上益嘉太子之賢賜綬錦綵心正筆正舊唐書柳公權傳穆宗政僻嘗問公權筆何盡善對外夷別署貨貝舊唐書柳公權傳初學王書遍閱近代筆法體勢購柳書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家碑板不得公權手筆者人以為不孝一八貢題殿壁舊唐書柳公權傳文宗夏口皆一曰此一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丁袁五學士皆屬繼帝獨諷公權兩句曰辭清意足不可多得乃令公權於一字方圓五寸帝視軍容使捧硯樞密使過筆舊唐書柳公權傳大中初轉少師中謝宣宗召昇殿御前書三紙西門季元崔巨源一紙真書十字曰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一紙行書十字曰永禪師真草千字文得家法一紙草書八字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賜錦綵餅盤等銀

鍾王遺法蕭張筆勢舊唐書蕭祐傳祐博雅好古尤喜圖畫

二十卷元和末唐書選舉志凡書學先口試通乃進御優詔嘉之說文字林二十條通十八為第前有

虞褚後有薛魏唐書魏徵傳子叔瑜豫州刺史善草隸以筆意

學書於浮屠智永唐書虞世南傳嘗命寫列女傳於屏風

稱其五絕一日德行二日忠直三日博學四日文詞五於時無本世南暗疏之無一字謬帝每

雲體唐書韋陟傳嘗以五采成爲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答受

人慕之號唐書韋抗傳所表奉天尉梁昇卿新豐爲時絕筆尉王倕華原尉王燾皆爲僚屬後皆爲

顯人昇卿涉學工書於八分九工歷唐書顏真卿傳筆力遒婉善正草書

寶傳之世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唐書徐浩傳始浩父嶠之善書以

體皆備草隸尤工世狀其法法授浩益工嘗書四十二幅屏八

一字直五萬唐書歐陽詢傳緒遂

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答曰吾聞彼良亦以書自名嘗問

日孰與詢曰吾聞詢不擇紙筆皆得如志君豈得此遂良曰然

則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見手和筆調固可貴尚被中畫腹

筆調固可貴尚遂良大喜唐

王紹宗傳紹宗嘗與人書曰鄙夫書無工者特由水墨之積習

耳吳中陸大夫嘗以予比虞君以不臨寫故也聞虞書

與余正同虞唐書呂向傳工草隸能一筆環以頭濡墨

即世南也唐書張旭傳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

妙唐書張旭傳旭初仕爲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

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欲以藏家耳旭因問所

藏盡出其父書旭視之天 **得意得神** 唐書張旭傳旭自言始見

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 **以指畫膚** 宋史夏竦傳竦以文學起家有

而一筆法一觀倡公 **為方文字** 宋史陳堯佐傳堯佐善古隸

多識古文學奇字至夜 **筆法遒勁** 宋史堯佐傳堯佐善古隸

猶不 **聚木葉學書** 宋史李行簡傳家貧一

衰 **以荻畫地學書** 宋史歐陽

修傳歐陽修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 **覺趙** 金史趙胤傳胤懷英

誓親誨之學家貧至 **峭勁** 金史王子可傳父本

有及者時人以 **蘇黃伯仲** 金史趙胤傳性冲澹學道有所得

配之號曰 **行草書識者謂得晉人**

正書體兼顏蘇行草備諸家體其超 **萬里求書** 元史

放又似楊凝式當處 **單牘片紙不啻金玉** 元史夔夔傳夔夔善真

年三十許大病後忽發狂久之能把筆作詩文人與之紙落筆

數百言或詩或文散漫碎雜無句讀無首尾多六經中語及韻

字字畫 **學家古文奇** 金史王競傳競博學而能文

林推為第一云 **宮殿榜題皆競所書** 善草隸書工大字兩都

筆意 **溫潤遒勁** 元史秦不華傳善

爭寶之 **萬里求書** 元史

頰傳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絕古今遂以書 **三畫連中** 董

名天下天竺有僧數 **舒春秋繁露古之造文者** 而一其謂之王三畫者天地

與人也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與入之中以為貫而參

通之非王者 **孰能當是** 王充論衡夫蟲風氣所生蒼頡知

而柔故

復佳加水變雜為洛

張華博物志舊洛陽字作水邊各

於行次為土水得土而流土得水

火行也忌水故去水而加佳又魏

王嘉拾遺記浮提

之國獻神通善書

二人出肘間——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壺 善筆得富

中有——如淳漆灑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 王嘉拾遺記瑯琊王溥即王吉之後吉先為昌邑中尉奕世衰

凌及安帝時家貧不得仕乃挾竹簡插筆於洛陽市備書美於

形貌又多文辭來僦其書者丈夫贈其衣 蚊脚鵠頭 庾肩吾書

冠婦人遺其珠玉洛陽稱為——而—— 迹孕於古文壁書存於科斗符陳帝璽摹調蜀漆署表宮門銘

題禮器魚遊舍鳳鳥已分蟲仁義起於麒麟威形發於龍虎雲

氣時飄五色仙人還作兩童龜若浮溪蛇若赴穴流星疑燭垂

露似珠芝英轉車飛白掩素參差倒薤既思種柳之謠長短懸

針復喜定情之製——傍低——仰立填飄板上謬起印中波

回墮鏡之鸞楷顧雕陵之鵲並以篆籀重復見重昔時或巧能

售酒或妙令鬼哭信無味之奇珍非趨 類出繭之蛾似聞琴之

時之急務且具錄前訓今不復兼論 鶴 庾肩吾書品隸既發源秦始草乃激流齊相跨七代而彌遵

將千載而無革誠開博者也均其文總六書之要指其事籠

入體之奇能拔篆籀於繁蕪移楷真於重密分行紙上

——結書篇中—— 峯峯間起瓊山慚其斂霧漪瀾澗

振碧海愧其下風抽絲散水定其下筆倚刀較尺驗於成字真

草既分於星芒烈火復成於珠珮或橫牽豎掣或濃點輕拂或

將放而更留或因挑而還置斂思藏於胸中巧意發於毫銛詹

尹端策故以逃其變化英韶傾耳無以察其音聲殆善射之不

注妙斲輪 抽絲散水倚刀較尺 見推能挹巧 庾肩吾書品論王

之不傳 繫帳中愛翫 酈道元水經注魏太祖平荊州漢吏部尚

亮則羣 公—— 死太祖善其法常仰—— 文字有六義 酈道元水經

子太學石經北周禮有國學教成均之法學記曰古者家有塾

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亦有虞氏之上庠下庠夏后氏之東序

西序殷人之左學周人之東膠虞庠王制云養國老於上庠養

庶老於下庠故有太學小學教國之子弟焉謂之國子漢魏以

子史精義

卷之十一

文學部 書法

左

來置太學於國子堂東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蔡邕以嘉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溪典光祿大夫彈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筆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今碑上悉銘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古文出於黃帝之世倉頡本鳥跡為字取其孳乳相生故——焉自秦用篆書焚燒先典古文絕矣魯恭王得孔子宅書不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蓋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耳言大篆出於周宣之時史籀創著平王東遷文字乖錯秦之李斯及胡毋敬有改籀書謂之小篆故有大篆小篆焉然許氏字說專釋於篆而不本古文言古隸之書起於秦代而篆字文繁蕪會劇者故用隸人之省謂之隸書或云卽程邈於雲陽增損者是言隸者篆捷也孫暢之嘗見青州刺史傅弘什說臨淄人發古塚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為隸字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之棺也唯三字是古隸同今書證知隸自出古非始於

秦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於堂西石長八尺廣四尺列石於其下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魏文帝又刊典論六碑附於其次陸機言太學贊別一碑在講堂西下列石龜碑載蔡邕韓說高堂溪等名太學弟子贊復一碑在外門中今二碑並無石經東有一碑是漢順帝陽嘉八年立碑文云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學年積毀壞永建六年九月詔書修太學刻石記年用工作徒十一萬二千人陽嘉九年八月作畢碑南面刻頌表裏鏤字猶存不被漢石經北有晉辟雍行禮碑是太始二年立其碑中折但世代不同物不停故石經淪缺存半毀幾駕言永久諒用撫焉考古有三雍之文今靈臺太學並無辟雍處晉永嘉中王彌劉曜入洛焚毀太學尚髣髴前基矣

孳乳相生 見上 篆捷 見上 隸自出古

非始於秦 見上 丁君十紙不敵王褒數字 顏氏家訓梁孝元前在耳頗善屬文殊工草隸孝元書記一皆使之軍府輕賤多未之重恥令子弟以為楷法時云——

其手迹常所寶持孝元嘗遣典籤兼編送文章示蕭祭酒祭酒問云君王比賜書翰及寫詩筆殊為佳手姓名為誰那得都無聲問編以實答子雲歎曰此人後生無比遂不為世所稱亦是奇事於是聞者少復刮目稍仕至尚書儀曹郎未為晉安王侍讀隨王東下及西臺陷殺簡牘湮散丁亦尋卒於揚州前所輕者後思一紙不可得矣

石經三體書 唐六學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之為生者以石經說文字林為專業餘字書亦兼習之 限三年業成說文二年字林一年其束修之禮

布毯坐觀宿其傍三日而後去 督課試舉如三館博士之法

劉餗 隋唐嘉話率更令歐陽詢行見古碑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則

張旭草書得筆法後傳崔邈顏真卿 李肇國史補

北史 **旭** 言始吾見公主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旭飲酒輒草書揮筆而大叫以頭搥水墨

中而書之天下呼為張顛醒後自視以為神異不可復得後輩言筆札者歐虞褚薛或有異論至張長史無間言矣

碧落 李肇國史補絳州有碑篆字與古文不同頗為怪異李陽冰見而寢處其下數日不能去驗其文是唐初不載書者姓名碑上有碧落二字

蕭齋 李肇國史補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人謂之 **蕭齋** 白大書蕭字至今一蕭字存焉李約竭產自江南買歸東洛匾於

虎爪 段成式酉陽雜俎召奏用

小亭 以玩之號為

波書 謝章詒板用蚘脚書節信用

烏書 朝賀用慎書亦施於昏姻

偃波 見蚘脚上

羲之鬼 馮贇雜記虞世南書冠當時

狸骨帖 李綽尚書故實荀爽能書嘗為人謂其腕有

筋書墨猪 張彥遠法書要錄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

隼尾波 張彥遠法書要錄八分更有一波謂之

胡書 即鍾公泰山銘及魏文帝受禪碑中已有此體

肥鍾書瘦

張彥遠法書要錄頴川鍾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車微二子俱學於德昇而

一日銘石之書最妙者也二曰章程書傳秘書教小學者也三曰行狎書相問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按德昇劉德昇

書有三體

見上鏗鏘金石氛氳蘭麝張彥遠法書要錄右軍正體如陰陽四時寒暑調暢巖廊

宏敞簪裾肅穆其聲鳴也則其芬郁也則其難徵也則縹緲而已仙其可觀也則昭彰而在目可謂書之

聖也若草行雜體如清風出袖明月入懷瑜瑾爛而五色

出袖明月入懷

見上丹穴鳳舞清泉龍躍張彥遠法書要錄子敬草書逸氣過父如

忽變化莫知所成

條羅綺嬌春鷓鴣戲沼張彥遠法書要錄虞世南蕭散洒落真草唯命

如故當子雲之上

歐虞為鷹隼褚薛為鸞翟張彥遠法書要錄夫鷹隼之彩

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翬翟備色而翱翔百步肉豐而力沉也若藻耀而高翔書之風皇矣

父靈和子神俊

張彥遠法書要錄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行草之權一之皆古今之獨絕也

星劍光芒雲虹照爛鸞鶴嬋娟風行雨散

張彥遠法書要錄張懷瓘行書贊曰非草

非真發揮柔翰

劉子濫觴鍾胡彌漫羊真孔草蕭行范篆張彥

遠法書要錄袁昂云

各一時之妙也十八家歐陽修集古錄世傳十八帖者實二十五帖蓋書者

實爾

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歐陽修集古錄王獻之法帖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

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敘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

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為奇玩而想見其

人也至於高文百態橫生見三蕭碑法歐陽修集古錄梁智藏

大册何嘗用此百態橫生見三蕭碑法法師碑梁湘東王蕭繹

撰銘新安太守蕭幾作敘尚書刻於焦山之足歐陽修集古錄

殿中郎蕭挹書世號常為江水所沒好事者俟水落時模

陽真逸撰拓而傳之往往祇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已世以其難

得尤以一縷濃墨當中沈括夢溪筆談江南徐鉉善小篆映日

為奇視之畫之中心有正其一

至於屈折處亦當中無有偏側處乃筆鋒直鶚哥嬌東坡志林

下不倒側故鋒常在畫中此用筆之法也鶚哥嬌劉十五論

李十八草書謂之意謂鸚鵡能言不過數句即禱以鳥

語十八其後稍進以書問僕近日比舊如何僕答之可作秦吉

了矣然僕此書自有可作秦吉了見草名為花押黃伯思東觀

公在乾侯之態也可作秦吉了見草名為花押餘論劉又言

頃謁蘇子容丞相未出閒見傳唐人一書中云文皇令羣臣上

奏任用真草惟名不得草後人遂以草陟五朵雲

是也此書偶忘其名有朝士施結者喜收古今人押字不遠千

里求之所藏甚多類而成書矣嘗欲為作序偶忘此事所出遂

不用予云魏晉以來法書至梁御府藏之皆是朱异唐懷充沈

熾文姚懷珍等題名於首尾紙縫間故或謂之押縫或謂之押

尾祇是謂書名耳後人花押乃以草書記其自書故謂之押字

或謂草字蓋沿習此耳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押

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施押真一行草黃

字於檄移或不書已名字而別作形模非也真一行草伯

思東觀餘論流俗言作書皆欲懸腕而聚指管端真草必用此

法乃善予謂不然逸少書法有以言執筆去筆跡

遠近耳今筆長不過五寸雖作草書必在其三而真行彌近今

不問正草必欲聚指管端乃妄論也今觀晉宋及唐人畫圖執

筆者未嘗若此綸常在手器不離身黃伯思東觀餘論始觀張

可破俗之鄙說旭所書千字文至母圖隸

散等字怪逸過甚好事者以長史喜狂書故效其蹟及反覆徐

觀至雁門云亭愚蒙瞻仰等字與後題月日則雄隱軒舉槎枿

絲縷千狀萬變雖左馳右驚而不離繩規之內猶縱風鳶者翔
戾於空隨風上下而擊劍者交光飛刃歛忽若神而
得名矣世人觀之者不知其所以好者在此但視其奇怪從而
效之失其指矣昔之聖人從心而不蕪葉垂針垂露連珠
踰規矩妄行而蹈乎大方亦猶是也
唐元度不知何許人也精於小學動不離規矩至於推原字畫
使有指歸橫斜曲直偏傍上下必就楷則考其用意精深非特
記姓名而已真可列於六藝施之後學得以模倣故作九經字
樣辨證謬誤又為十體曰古文曰大篆曰小篆曰八分曰飛白
曰日曰月曰水曰火曰土曰金曰木曰鳥書曰
撮襟書宣和書譜江南僞後
主李煜其作大字不
事筆卷帛而書之皆能如意世謂
復喜作顛掣勢人又目其狀為金錯刀
釋文楚在元和間所書千文落筆輕清無一點俗氣飄飄若飛
雲之映素月一見使人冷然有物外之興豈其書足以卜人之

如削玉宣和書譜張徐州者失其名因父官徐州故以為稱
是耶業儒學喜翰墨志趣曠達不以利名芥蒂於胸次作
行書亦自不凡筆翰墨之祖宣和書譜裴素失其先系善草書
力清勁勢如其筆意蓋規模王氏羲獻父子之
學觀其空繪一帖可謂用意然力不甚勁而姿媚有餘顧未得
古人落筆之妙與亞栖輩可以季孟其間也且羲獻以字畫之
妙出東晉曠然為千古後之學者未論升堂入室而
稍窺其藩籬已足以名世况素之字學殆已通人是宜在所錄
也宣和書譜皇
四面宣和書譜米芾自謂善書者只縱橫自然象工八分篆
草論者以象書比龍螭蟄啓仲槃復行心慕手追
蓋言其蟠屈騰踔有識者然之
人也天成間作牧泌陽世以翰墨稱喜懷素書義不知何許
字得師法有贈懷素草書歌者義親筆之故字畫尤加奇崛
審勢宣和書譜孫昭祚亡其系中書堂吏也習翰墨尤長歐陽
詢行書法嘗用其體書千文傳於世昔詢論書要在疑神

靜慮一字四面停勻八邊具備長短合度麤細折中以謂忙
則失勢緩則骨癡瘦則形枯肥則質濁此是最要妙處及觀昭
旌行書四色牡丹賦皆優游平規
矩之中非深契其旨詎能臻是耶
造化爭衡
宣和書譜賀知章善草隸書時惟問紙有幾幅或曰十幅則詞隨十幅盡或曰二十幅則隨二十幅意乃止然多多益辦不見筆力之衰忽有佳處人謂其機會與人工可到
游絲縈漢孤烟裊風
宣和書譜山人蒲云四川漢州綿竹人也幼有方外之趣尤善翰墨作正書甚古嘗以雙鉤字寫河上公注道經筆墨清細若
綿密娉婷
宣和書譜蕭思話初學書於羊欣令人有凌虛之意
遊戲沙端嚴尊重
宣和書譜顏真卿論者謂其書點如墜石畫汀之比如夏雲鉤如屈金戈如發弩此其大槩也至其于變萬化各具一體若中興頌之閔偉家廟碑之莊重仙壇記之秀穎元魯山銘之深厚又種種有不同者歐陽修獲其斷

碑而跋之云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
使人
內含剛柔
畏而愛之雖其殘闕不忍棄也其為名流所高如此
外露筋骨
宣和書譜虞世南字伯施越州餘姚人釋智永善書晚年正書遂與王羲之法世南往師焉於是專心不懈妙得其體以謂歐之與虞智均力敵亦猶韓盧之追東郭魏也虞則
鐵門限
宣和書譜釋智永會稽人也晉右軍將軍王羲之之裔學書以羲之為師法筆力縱橫真草兼備綽有祖風初勵志書札起樓於所居之側因自誓曰書不成不下此樓後果大進為一時推重而求其書者縑素棧楮堆案盈几先後積壓塵為之生又戶外之屢常滿賓客造請門闕穿穴以鐵固其限故人號曰
意在筆先筆絕意在
徐度却掃編杜岐公既致仕還家年已七十始學草書即工余嘗於其孫鼎家見一帖論草書曰草書之法當使
橫風疾雨
張邦基墨莊漫錄王荆公書清勁峭拔飄飄不為佳耳

凡世謂之——黃魯直謂學王濛米

元章謂學楊凝式以余觀之乃天然如此

錄裴劍傳奇載成都古仙人——善書小字嘗書——鬻之

今蜀中導江迎祥院經藏世稱藏中佛本行經六十卷乃彩鸞

所書亦異物也今世間所傳唐韻猶

有旋風葉字畫清勁人家往往有之

臨行以詩留別黎子雲秀才云我本儋州人寄生西蜀州忽然

跨海上譬如事遠遊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劣優知見不再見欲

去且少留後批云新釀甚佳求一具理臨行寫此以——宜

和中子在京相藍見南州一士人攜此帖來粗厚楮紙行書塗

抹一二字類顏魯公祭姪文

甚奇偉也具理南荒人併巽

謂吾書為——蓋取諸家長處總而成之

既老始自成家人見之不知以何為祖也

張那基墨莊漫錄米元章論書云筋骨之說出於

柳世人但以怒張為筋骨不知——

吳彩鸞唐韻

張那基

折菜錢

張那基墨莊漫錄

集古字

論書云壯歲未能立家人

不怒張自有筋骨

張那基

錄海嶽以書學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凡數人海嶽各

以其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少逸韻蔡襄勒字沈遼

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

復問卿書如何對曰臣書——從門入者非實

過穎見東坡說章子厚學書日臨蘭亭——難結密

本坡笑云——章七終不高耳

之美者必費筆不費筆則退墨二德難兼非獨視也大字——

不辣萬事無不然

可以付之一笑也

換羊書

趙德麟侯鯖錄魯直戲東坡云昔王

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許換羊肉十數斤可名二文書為——

矣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聖節製撰紛冗宗儒目作數簡

以圖報書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

公笑謂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云魯直以真實心出遊戲書以平等觀作

指實掌虛腕運而手

不知葉夢得避暑錄話晉史言王逸少性愛鷺世皆然之人之

類此有何好然而亦必與性相近類者逸少風度超然何取於

驚張素真嘗云善書者貴法儻在堆墨王關之灑水燕談錄陳文惠公善八分書變古之

是耶法自成一家雖點畫肥重而筆力勁健能為方丈

字謂之名山勝處碑刻題榜多公親蹟土俗書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俗

傍亦有依附音矮不長也閩音穩坐於門中穩也歪亦音穩

大坐亦穩也音嫻小兒也音動人瘦弱也音終人亡絕

也音臘不能舉足也妖音大女大及姊也音棚山石之巖

窟也音攬門橫關也他不能悉紀余閱訟牒二年習見之大

理國間有文書至南邊及商人持其國佛經題識猶有用國字

者因武后所作因字也唐書欄楯護陸游老學菴筆記予為福

稱大禮國今其國止用理字州德寧縣圭簿入郡過羅

源縣走馬嶺見荆棘中有崖石刻樹石二大字奇古可愛即令

從者難除觀之乃才翁所賞樹石大字蓋蘇舜元書也因以告

縣令項膺服善二背滕康翰墨叢梁景不善書每起草必用

作一一之云蜀箋趙安仁善書起草必用舊紙人號

有鋒耀精神無鋒含氣味姜堯章續書譜草書大抵用筆有

緩有急有有鋒有無鋒有承接上

文有牽引下字乍徐還疾忽往復收緩以倣古喜方正務勻圓

急以出奇一一以一一其一一以一一其一一

姜堯章續書譜真書或者專一一折釵股姜堯章續書譜草

極意歐顏或者惟一一專師虞承折釵股書用筆如一一

如屋漏痕如錐畫沙如壁坼此皆後人之論折釵股者欲其屈

折圓而有力屋漏痕者欲其橫直勻而藏鋒錐畫沙者欲其無

起止之迹壁坼者陶宗儀輟耕錄劉後村先生云閣

欲其無布置之巧江左風味帖為祖絳帖次之臨江又次之潭

又次之武岡又次之大觀尤妙武岡佳者可亂絳臨江佳者可

亂閣潭乃僧希白所模有一一希白工於摹字拙於尋行

亂閣潭乃僧希白所模有一一希白工於摹字拙於尋行

亂閣潭乃僧希白所模有一一希白工於摹字拙於尋行

亂閣潭乃僧希白所模有一一希白工於摹字拙於尋行

亂閣潭乃僧希白所模有一一希白工於摹字拙於尋行

亂閣潭乃僧希白所模有一一希白工於摹字拙於尋行

亂閣潭乃僧希白所模有一一希白工於摹字拙於尋行

亂閣潭乃僧希白所模有一一希白工於摹字拙於尋行

亂閣潭乃僧希白所模有一一希白工於摹字拙於尋行

亂閣潭乃僧希白所模有一一希白工於摹字拙於尋行

亂閣潭乃僧希白所模有一一希白工於摹字拙於尋行

亂閣潭乃僧希白所模有一一希白工於摹字拙於尋行

亂閣潭乃僧希白所模有一一希白工於摹字拙於尋行

亂閣潭乃僧希白所模有一一希白工於摹字拙於尋行

數墨文理錯謬然則雖工其如難讀何其字比之淳化帖為勝
東坡推潭帖勝閣帖韓侂胄家開羣玉帖字好薛紹彭亦有家
塾帖陶宗儀輟耕錄魏國趙文敏公以書法稱雄一
好世畫入神品其書人但知自魏晉中來晚年則
無帖不習稍人李北海耳嘗見千字文一卷以為唐人字絕無一點一書
似公法度闊至後方知為公書公自題云僕廿年來寫千文以
百數此卷殆數年前所書當時學褚河南孟法師碑故結字規
模八分今日視之不知孰為勝也田君良卿於駱駝橋市中買
得此卷持來求跋為書其後因思自五歲入小學學書不過如
世人漫爾學之耳不意時人持去可以粥錢而吾良卿又捐錢
若干緡以購之皆可笑也元貞二年正月十八日
特健藥陶宗儀輟耕錄
日子昂題則知公之書所以妙者一歲見育宮中嘗觀先后閱書
墨數載徐氏書記云平一韶亂之歲見育宮中嘗觀先后閱書
法數軸將榻以賜藩邸令女學內人出六十餘函於億歲殿曝
之多裝以鏤牙軸紫羅縹云是太宗時所裝其中有故青綾縹
玳瑁軸者云是梁氏舊跡借書每函可二十餘卷別有一小函

有十餘卷所記憶者是扇書樂毅告誓黃庭私訪於所主女學
問其函出盡否答云尚有不知其幾至中宗神龍初貴戚寵盛
宮禁不嚴御府之珍多歸私室先盡金璧次及書法嬪主之家
因此擅出或有報安樂公主者於內出二十餘函駙馬武延秀
久踐虜庭無功於此徒聞二王之迹強効寶持時呼薛稷鄭愔
及平一詳其善惡諸人隨事答稱上者登時去牙軸紫縹易以
漆軸黃麻紙縹題云一云是虜語其書合日為三萬字陶宗
作者時有太宗御筆於後題之歎其雄逸云儀輟耕錄
儀輟耕錄江浙平章于山公書法妙一時自松雪翁之後便及
之嘗問客有人一日能寫得幾字客曰聞趙學士言一日可寫
萬字公曰余一未嘗以力倦而輟筆黃華二牘
伊世珍瑯嬛記絳樹一聲
一曲一字不亂又疑其一聲在鼻竟不測其何術當時有黃華
者雙手能寫二牘或楷或草揮毫不輟各自有意余謂絳樹兩
歌一上下五百年從橫一萬里陸友仁研北雜志胡汲
是確對也仲謂趙子昂書

舉無此書

鳳凰翻身

成輔之佩楚軒客談木瀆張

思聰撫古帖自名

曲一字不屬又張其一辨五真真不問其於論當知音黃華

未嘗以代發而辨華

黃華二韻

指解兩曲二人

昔問答有人一日指高軒鏡字答曰問並學士

引香和香太宗附筆然發韻之煩其賦發云

氣帥黃紙跡懸懸云

日真三萬字

六平一辨其善善音前入韻事答所土答發都去未辨茶

其其兩出盡答各無不尚存林映其幾至中宗輒垂

其十餘卷也指發各異原書樂錄倍書黃紙跡懸懸

